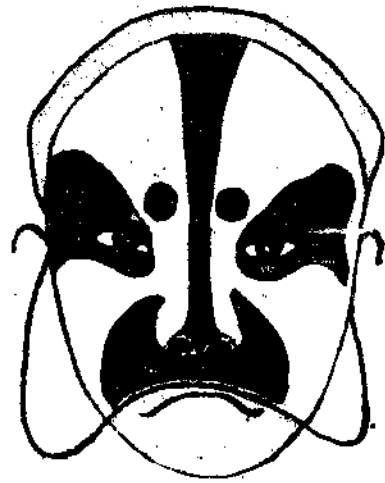


春



柳

惲
秀孫
題



期二第

春柳第二期目次

〔封面〕 惲秀孫先生題字 三麻子之姚期臉

譜

〔肖像〕 王楞仙陳德霖贈劍(珂羅版) 二十

五年前朱素雲本像(珂羅版)

〔翰墨〕 朱蓮芬書對聯陳德霖家所有

〔舊劇談話〕 崑曲一夕談(續)(天嚮子慕椿軒)

論編戲須分高下各種(齊如山) 外人心目

中之梅蘭芳(老鶴) 梅郎之分析觀(春柳

舊主) 菊部劇談錄(續)(繆公)

自九三頁至一一〇頁

〔新劇談話〕 春柳社之過去譚(春柳舊主)

新舊劇難易之比較(齊如山) 論新戲之難

更難於舊戲(濤痕)

自一一一頁至一二二頁

〔名伶小史〕 譚鑫培史料(王夢菊述)

〔名伶家世〕 譚鑫培

自一二三頁至一二四頁

自一二五頁至一二六頁

〔戲場雜評〕 徽秦併奏男女合演之非宜說(

濤痕) 自一二七頁至一二八頁

〔舊劇脚本〕 女子愛國(梁巨川先生遺著)

探莊 自一二九頁至一七〇頁

〔新劇脚本〕 一念差(天津南開學校新劇團

編) 自一七一頁至一八六頁

〔文苑〕 濤痕三首 幾道一首 癡公一首

亞俠一首 東史一首 王片石一首

自一八七頁至一九〇頁

〔小說〕 小衛玠 自一九一頁至一九六頁

〔北京名伶演戲月表〕(松岩調查)

自一九七頁至二〇二頁

〔戲劇詞典〕(露厂) 自二〇三頁至二〇四頁

〔雜事軼聞〕 自二〇五頁至二〇八頁

天津
九洲大藥房

自造人中血

世界愈文明衛生愈講究當此二十世紀所發明之各種補品雖多或囿於一偏欲求其完全百不獲一要知用藥與生命有極大關係余自幼側

身醫藥界迄今數十年考各種奇怪疾病無有如患貧血者之為害劇也余遇各國醫生談及貧血等症則云人民與國家之關係最為密切若人無血氣即為懦夫然血氣不足人身痿疲民氣不振國家衰弱各國視中國人民為病夫即血弱志墮所由來也余故於此十餘年來奔走各地研求補血補腦固腎調經之方為去我同胞病夫之羞名今幸天從人願得有此最效驗補血補腦固腎調經之人中血良方不憚辛勞遠渡重洋特向伊文代根大藥廠購運此方之原料來華配合人中血使心虛血虧體弱無力者及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者血氣衰敗精神困頓者刻苦用功思慮過度者勤事女色血液消耗者面黃肌瘦頭暈目眩者腰痠腿軟四肢無力者腎虧肝旺腦弱耳鳴者虛汗盜汗咳嗽咯血遺精夢洩者若能按法連服則諸患悉除體強力壯面色紅潤精神強健可立而待婦女赤帶白帶經水不調經痛經冷經閉經停乾血癆症服之能調經種子小兒乳水不足先天已虧者或因血氣不足消化力薄弱致成疳積童癆者服之自必身壯力健百病不侵望我同胞速來購服方知言之不謬

價目每瓶大洋一元二角 每打大洋十二元

總發行所天津銅店街東口路北

天津造胰公司

所造各種國貨胰皂羣推爲

花粧最美之品

凡演劇家皆樂用之

北京東安市場分公司
北京觀音寺街分公司
天津東馬路南總公司

及京津大花粧品店皆有



王楞仙陳德霖贈劍



像本雲素朱前年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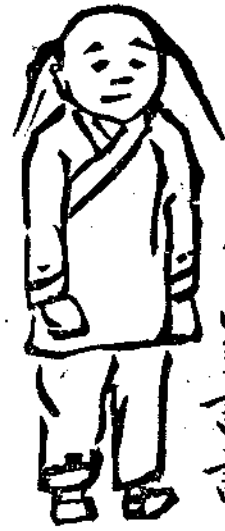
朱蓮芬書對聯

和風甘雨聽身
臣頌

晴雪梅花宰相
詩

陳德霖家所有

舊劇談話



崑曲一夕談

(續)

天鬻子述
慕椿軒訂

從事於崑曲。須分三步。曰製曲。曰譜曲。曰度曲。製曲者文人之事。然非盡文人所能也。譜曲雖曰教師之事。然非辨四聲。審陰陽。決不能製譜。今之能吹笛能度曲者。雖不乏人。而其中能製譜者。則求之清客。且百不得一。遑論伶工。至於度曲。似乎較易矣。然必辨四聲。分清濁。審五音四呼。明歸韻。知曲情。而後可不愧為度曲家。則此事又豈庸俗伶工之所能也。

製曲者必自能度曲。而後所製之曲。可被之管絃。否則四聲不合。宮調參差。韻字不妥。文藻雖佳。終不宜於歌唱。如湯若士。文藻極佳。然其所製各曲。率犯前弊。玉茗四夢。經臧晉叔為之刪改。始可歌唱。同時沈寧庵嘗譏之曰。寧協律而詞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叶。若士聞而笑曰。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二公志趣不同。然學製曲者。固以守寧庵之訓為宜也。

崑曲之曲牌。多至千數。每曲牌皆有一定之句法板式唱法。不可移易。然同一曲牌。其曲文之四聲陰陽不同。則譜中之工尺即隨之而異。因此而同一粉蝶兒。驚變與三醉各異。同一懶畫眉。琴挑與樓會各異。樓會之第一支第二支。琴挑之第一至第四支。又各異。一言以蔽之。則崑曲千萬支。其譜無一支相同也。傳奇雜劇之譜。存於今日者。刻本則有納書楹。吟香室。遏雲閣。六也等數種。總計不過五六百折。其餘則皆度曲家之傳抄本。亦不過千餘折耳。以今日所存傳奇計之。則無譜者十之九。有譜者十之一耳。然則無譜者不可歌歟。曰非也。祇要有人能製譜耳。特製譜者。須先多讀曲譜。審四聲。辨陰陽。而後所製之譜。可無謬戾。近世文人之能此者。僅俞粟廬。吳耀庵。劉鳳叔三數人而已。

度曲一事。世人視爲伶工之事。實則崑曲之高尙優美。非他種俗樂可比。若將度曲一事。諉之伶工。必將崑曲之長處。全行棄去。蓋崑曲之長處。非特音節之悠揚動聽也。尤在乎五音、四呼、出聲、歸韻。隨在有一定不易之規律。故能將曲中之字。字字交代清楚。曲中之情。宛轉曲折達出。五音者謂喉舌齒牙唇。最深爲喉音。稍出爲舌音。再出在兩旁牝齒間爲齒音。再出在前牝齒間爲牙音。再出在唇上爲唇音。四呼者。謂開齊撮合。開口謂之開。用力在喉。齊齒謂之齊。用力在齒。撮口謂之撮。用力在唇。合口謂之合。用力在兩頰。而五音之外。又有鼻音。閉口音。如庚青韻。乃正鼻音也。東鐘江陽。乃

半鼻音也。尋侵鹽咸廉纖。乃閉口音也。五音四呼無誤。則出聲之口訣已準。然崑曲一字數腔。腔屢轉。而聽者猶知其所歌爲何字者。則因其歸韻之不誤也。以上諸端。在文人學士。猶須潛心探索而得之。彼庸俗伶工。烏知之。故度曲一事。決不可視作伶工之事。而後崑曲之長處。始可顯出也。

崑曲興於明初。至明中葉而頗盛。明季稍衰。至清初而復盛。康乾之世爲極盛。迨洪楊亂後。日漸衰微。而皮黃秦聲代之。亡國之音哀以促。有識者早以爲隱憂。乃至辛亥而果應其讖。所謂聲音之道。通於人心也。今欲弭變亂。見太平。殆非提倡崑曲不可。然其事必賴文人學士。及富厚之家。互盡其力。而後崑曲可以復振。從前經學名家。如焦里堂。循鈕。匪石。樹玉諸先生。皆曾致力於崑曲。不以其事爲鄙薄。文學家則更無論矣。故其時崑曲能盛行。願當今士夫。亦以焦鈕諸先生爲法。庶幾垂絕之崑曲。可以復振。豈予望之矣。

論編戲須分高下各種

齊如山

對於何等人。應編何種戲。這是一定的道理。比方對於知識較高的人。所演的戲。是一種編法。對於知識較低的人。所演的戲。就得另有一種編法。中國舊戲。也有高下之分。如崑曲較高。梆子較低。然這不過是社會的趨勢。越來越低。並非是編戲者。有意軒輊。比方梆子等雖低。要經坤角一唱。而一般人也很歡迎。崑曲雖高。而吾鄉莊家老頭。懂得的還很多。當年對知識淺的人。演的也是崑曲。現在對知識較高的人。演的也是梆子。所以說這是社會越來越低的情形。並不是編戲者。有意對何等人。要編何等戲。西洋的戲。百餘年前。也不過如此。現在可好多啦。一般文人都要藉着演戲。行點社會教育。所以編戲的時候。對於知識較深的人。是一種編法。對於知識較淺的人。又是一種編法。先說對於知識較淺的人。是怎樣的編法呢。

一種是拿古事來感動大家。所以編戲的時候。總把古人的嘉言善行。編到裏頭。使大家看着。不但可以感動於他。且可以使大家多知道點古來歷史。我們國中的舊戲。大致如此。

一種是拿新事來感動大家。所編的大致都是現在人的嘉言善行。或各國人的嘉言善行。這種的戲。對於國民很能夠輸入點新知識。於社會的益處。較第一種又大的多。現時我國的新戲。大致係

此種。不過編的不大精美。(參看後節)

一種是拿社會上各種情形來感動他。這種戲所編的。大致都是本國外國各處的好風俗。好習慣。各種事由。這種戲初看彷彿於社會上沒什麼大益處。其實益處更大。到處風俗不同。各國皆然。不過我們中國。尤其利害。在外國火車輪船甚多。到各處去也很方便。所以也很容易知道各處的事。在中國諸事不便。出遠門的很少。所以許多人。都是謬於一隅之見。不知改變。這於社會改良。有大關係。就拿着婚喪各事說罷。喜事上轎應當怎麼着。下轎應當怎麼着。喪事起靈應當怎麼着。下葬應當怎麼着。各處有各處的成規。牢不可破。彷彿若不如此。就於他家的家產人口。有莫大的關係似的。不但此事。就是居家度日。應人接物。也是例有成規。所謂老人言。所說有許多的地方。乖謬不堪。而大家奉爲準繩。一絲也不敢出入。這個情形。各處都有。不必詳論。其實不但不合現時的道理。與古來聖賢言論。也很不對。這個於社會進步。極有阻力。比方大家主。就好的多。何以呢。因爲許多大家主。結親較遠。這位姑娘給的河南人。那一位媳婦。就許娶的湖北人。就以婚喪事而論。常見每到辦事的時候。這位談論。我們家鄉辦喜事怎麼樣。那位說我們家鄉辦喪事怎麼樣。你也說。我也講。湊到一塊兒。大家聽着。便知道怎麼着也行。原來不必都是自己家鄉的那一種的媽媽論。所以大家主的人。對於這些事情。心裏就活動的多。這不是多知道他鄉事的好處麼。小事如此。大事

也是如此。所以要將各處的風俗事情編成戲。於社會也有很大的益處。要以外國的事來編。尤其可以輸入點新知識。

一種是拿美術的思想來感動他。一般知識較淺的人。對於各種美術科學。怎樣研究。怎樣進步。情形如何。成績如何。大致不大知曉。因為他沒有許多機會。能看此等事物。所以西洋戲園。於這些地方也很注意。比方風雨雷電。火車輪船。空中海底。以及各種設施。建築。到戲園中一看。跟真的一樣。然而都是假的。這本是一種表示美術科學的情形。且如此方有意味。我們中國新戲園中。現時也頗知道講究此種布景。然而因美術科學。研究都甚淺。不足以幫助此等思想。比方西洋演下雨的戲。大致用紗。用顏色畫上雨點的形勢。就用機器轉動此紗在台下一看。便如真雨一般。在中國。便將一噴壺懸的台上。往下流幾點水。比方唱用輪船的戲。使用木板做成輪船一面的形勢。位於台上。外面懸上十幾層藍紗。在台下看着。輪船模模糊糊。彷彿很遠。以後便將紗。慢慢的一層一層的提起。輪船越看越真。船上的燈光等等。也越來越大。趕到將紗提完。就像輪船到了跟前。如此方有趣味。現時中國戲園。往往用紙糊的一個不過八尺長的輪船。在台上轉一個過。這個與七月十五燒的法船。有什麼分別。這有什麼新鮮。又見北京演新戲。因為做飯。便將一煤火爐搬到台上。上海演新戲。又爭誇真電車上台。此等情形。不一而足。令人看着未免好笑。這本是美術科學。沒深研究。

所以如此。真也難怪。然而比着舊戲。也可以算改了一點就是了。

以上所說的。都是對中等社會以下的人編的戲。對於上等社會的人。又是一種編法。大致上等人。知識深。學問博。西洋戲界雖多文士。然而這種人。萬用不着他由戲曲輸入新知識。不過這種人。終日以研究學問爲事。平常滿腦子裏頭。都是科學。或政治學問。一天價沉沉悶悶。腦子乏的了不得。就是偶到街上。滿眼看見的。也不是他心上的事。平常的戲。他也看不上眼。所以對於此等人編戲。又是一樣的編法。可也有數種。

一種純是用音樂來感動他。所以西洋大戲園。總有音樂一百多件。這種可以變化他的腦筋。

一種是將古時或現時悲慘慷慨的事情。編成戲劇。使他看着流幾點辛酸淚。此類的戲。非文人不能領會。其中的意味。也就是桃花扇中。柳敬亭對侯朝宗說。不如把剩水殘山孤臣孽子。講他幾句。大家滴些眼淚的那種道理。這種可以感動他的腦筋。

一種是將古今滑稽有趣的事情。編成戲劇。使他看着一樂。這種可以疏通他的腦筋。

一種是純全係美觀有情趣的戲劇。或美人。或神話。或歌舞。都可。這種可以快活他的腦筋。

總而言之。求學問的人。研究幾天學問。腦筋一定是很沉悶。很疲乏。到戲園中將腦筋一變。於第二天研究學問。就有很大的益處。所以有學問的人。非這些戲他不歡迎。

舊 劇 談 話

八

大致有學問的人。腦思微沉靜。沒學問的人。腦思多浮燥。我國文人。也是如此。比方場子較長的戲。或多唱點。或多作點。文人都愛看。像那新戲中三分鐘一場兩分鐘一場的戲。或武戲。大致浮燥人。那歌也。然而無倫也歌也。那一種。要戲編的好。都可以行點社會教育。所以說編戲須分高下各種。

外人心目中之梅蘭芳

老 鶴

日本人龍居枯山。文學士也。近來遊北京。屢觀梅郎演劇。極口讚嘆。日昨揭一文於滿洲日日新聞。題曰『梅蘭芳』。詞旨甚妙。特爲錄於左方。據文直譯。不稍增減。期無害意也。讀者諒焉。譯者識。

余頃來支那之北京。所見所聞。亦云夥矣。所謂支那。所謂支那之文明。所謂支那人之智識德能。有在余意計中者。有爲余豫想所不及者。余一一皆見之。而其中有一事。最足使余驚駭嘆服而不能自己者。則梅蘭芳之藝術是已。

梅蘭芳。歌者也。余久耳其名。亦嘗觀其種種之相片矣。今茲來京。始獲直接見彼之藝術。其藝術之精妙絕倫。余唯有驚駭嘆服而已。彼殆可謂爲理想之俳優。理想之旦脚。今日日本梨園中。斷無此俊才也。

然則彼之優點果何在。其容貌美耶。姿態佳耶。抑聲音妙耶。以余觀之。殆無一而不佳且妙也。如上所述讚美之詞。未免類於囫圇吞棗。余今更就余薄弱之觀察。略舉彼特優之點以告世人。一言以蔽之曰。梅蘭芳。天才也。藝術之精。自關素養。而彼之善於表情。實在彼一雙之俊眼。與其窈窕之身材。蓋天授偏多於人力也。

舊 劇 談 話

十

彼之眼與鼻。實無間可言。或有疑其口形稍遜者。余決不謂然。蓋彼若非此口。斷不能生如此美目也。

彼之眼。實具有一種特別之魔力。能使觀者目眩神迷。恍恍無主。若再澄心細察。其兩眼上視時之美觀。又斷非日本旦脚所能效其毫末。余不諳華語。倉猝見彼。即心醉其藝術。亦無非其兩眼之作用使然。彼之眼殆能包括彼藝術之全部也。

支那劇場。每日更換劇目。故余能以淺眇之時日。見彼種種之藝術。至於彼藝術範圍之廣大。又絕對爲余意料所不及也。

余觀彼一丈夫耳。一經粉黛登場。便毫無男子氣概。且無論作何種激烈之身段。亦斷不稍失其女子之態度。此又日本旦脚所萬不能及者也。

余極思將梅蘭芳之藝術介紹於我日本也。

民國七年九月譯稿

梅郎之分析觀

春柳舊主

評梅者不止百家。而賞梅者不止百萬人。但就梅郎之色而言者。非梅之真知音也。進而論其藝。似高一等矣。猶未足以言梅也。如之何則可。余將梅郎之一身而分析言之。

(梅郎之眼) 所謂眼兒媚。近日花衫中之以眼名者。曰賈璧雲。余曾對人云。賈之長處。在明眸皓齒。是余亦稱贊賈郎之眼。然眼之好處。不專以眼傳神。而在以眼達意。喜怒哀樂之未發。先以眼而傳出喜怒哀樂之意。彼賈郎之眼。固可謂美目盼兮矣。若芙蓉草之眼。或上下轉。或左右轉。不可謂不活動。此派以當年李靈芝為最。用之於吊膀子時。亦可稱秋波一轉。更有在台上向看客飛眼之女伶。品斯下矣。不足以污我筆墨。凡梅郎有所言。使眼神達意。即於無言時。其眼神恆注意於自己之地位。怒眼如獅吼記。慧眼如葬花。又如驚惶時。琵琶緣之索仙丹。與奇雙會之聞父啼聲。所用之眼神。同是驚惶而又不同。一則因恐懼而驚。一則因悲哀而驚。天河配之機房一場。純以眼作戲也。若欲一一舉之。雖萬言不能盡。

(梅郎之首) 頭部昂然不動者。是銅像也。是土偶也。故演戲時之首。必須微動。然後能活潑。學梅者至大幌而特幌之。如播鈴鼓然。亦太過矣。

(梅郎之頸) 不善回顧。即是庸才。是爲強頸。梅郎之頸。最善用之。夫頸上與首接。下與體連。若強頸者爲之。不免失爲呆伯。即所謂狼疾之人也。

(梅郎之肩) 是天然美人格也。惟演木蘭從軍時。其肩膀並不覺其溜。

(梅郎之鬢) 西施之鬢。非東施所能效。而梅郎每演至想事時。善於用鬢。又豈一般學梅者能效鬢也耶。

(梅郎之手) 白固白矣。然其好處。不在於白。手如柔荑。此語惟梅郎有之。指之尖也。腕之細也。骨不豐。筋不露。梅郎以外。誰有如此之妙手。

(梅郎之腰) 醉酒之用腰。人人知其佳矣。如御碑亭之跌。如汾河灣之出窰門。如女起解之出獄。皆足以證其腰之作用。

(梅郎之汗) 評戲而研究。至於汗。可謂奇矣。梅郎之舞蹈戲。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麻姑獻壽。每演一次。汗透二三層之衣。兩腋尤甚。因其太吃力也。惟是如何吃力。而臉上絕無汗珠。脂粉毫不變色。他伶皆不如之也。彼唱思凡。鬪學而汗如雨者。豈可同日語哉。

至梅郎之身段。梅郎之步法。梅郎之嗓音。梅郎之腔調。梅郎之舞蹈。梅郎之口白。爲世人所共知。則無勞余之介紹已。

老鶴譯龍居氏之論。詳言其眼。然春柳舊稿。有梅郎之分析觀。曾登於大公報。京滬各報轉載之。今再轉載。

菊部劇談錄 (續)

繆 公

鬚生中。譚汪孫三大宗派。今三派之首領。惟老鄉親巍然獨存。爲斯界之魯靈光殿。今歲年已七十有八。引吭高歌。猶有石破天驚之概。亦今之振奇人也。其平生軼事。述者孔多。惟對於戲劇上之談話。則殊不多觀。余嘗與之披襟作劇談。渠頗有所論述。茲爲拉雜記之如下。

余(老鄉親自稱)最嗜程長庚劇。長庚每演劇。無論在戲館。或在堂會。余悉往觀之。余與長庚交最深。長庚教誨備至。故余得親炙其緒餘。余學長庚戲時。長庚年才五十餘。正精力壯健。爐火純青之候。汪大頭年少於余。彼學長庚時。長庚已七十許人矣。故大頭之學長庚。僅得其末之餘韻耳。蠶培不過常爲長庚配戲。略得其神情氣度。至其唱工。則青衣腔與大鼓腔。殆無所不具。駁而不純。不必爲諱。長庚逝後。大頭不常登台。楊月樓與余。皆留滬上。都人欲聽唱工戲。乃不得不趨叫天。時勢造英雄。於是滿城爭說叫天兒矣。余弱冠來京師。應鄉試。未中。乃投筆走齊魯。習武藝。其後又返京師。日聆長庚度曲。嗜之成癖。遂學戲。余爲票友。並無師承。不過與長庚時相往還。常就正與彼耳。故余亦決不授徒。余在滬十八年。未嘗納一徒弟。余之子孫。均各就所能。執業於商學各界。余亦決不使若曹繼余唱戲也。余平生自覺有三怪癖。一、余向來不肯照像。上海之編戲考者。求像於余。欲

以鑄入戲考。余勿可。余在滬十八年。亦未嘗留一片影。二、余不肯以聲調入留聲機器。某公司以中國名優聲調。羅致殆盡。所未及者。僅余一人。乃遣使往返數次。懇余一歌。余終不可。故至今留聲機中。無余唱片。即有亦屬僞托者。三、即傾所述不授徒是也。此三事。雖近怪癖。然余不失爲票友本色。則彰明較著矣。

近又有顏祉璋君投函於余。亦紀老鄉親談話。中有一節。云。吾人以戲曲爲小道。而西哲乃以之爲文學之一部。見地相去。未免太遠。蓋戲劇所以啓社會之蒙。不近情理。則將引人入盲。故聲調補助作之不足。布物補助聲。調動作之不足。茫無所知。便傀儡也。試略舉瑣屑者言之。例如空城計一劇。武侯在城頭所唱一段。宜有金戈鐵馬之聲。今則學譚不成。以輕佻之貌。唱靡靡之音。實屬大謬。須知武侯當日之調琴。是欲卻走司馬。非與司馬吊膀子也。編劇者卻具深心。故於琴之外。佐以一劍。今則視劍爲無關緊要之物。吾嘗體會原意。將劍安於琴下。實有二說。蓋琴爲靈器。壓以金鐵。便有殺音。唯司馬懿非飯桶。故能聞聲生疑。望而卻走。此一說也。設司馬不爲所愚。提兵掩入。武侯不難南面受縛。則亦唯有自刎之一途。此又一說也。今之人不講究矣。又如坐宮一劇。最爲寂寞。老譚演之而神。蓋其唱籠中鳥之句。有困鬱之情。淺水龍之句。有江海之思。南來雁之句。則在雲漢之表矣。時人雖有學而肖者。不知其所以然矣。故戲劇家不可不讀書。戲劇家而爲文人。戲劇之學。乃爲文

學之一部矣。此節竊邈精鑿。發前人所未發。尤非老鄉親不能道。

趙子敬君。別號逸叟。爲南中崑曲名家。都下名優。若梅蘭芳賈璧雲。皆往就請益。而崑弋班中之韓世昌。從君學尤勤。前月韓伶初演痴夢於天樂園。痴夢即君所授也。是日趙君特往觀之。余亦應某君之邀。遂與趙君相值。作片時談話。君謂韓世昌自八月起學曲。至今已學得小宴問病痴夢三劇。可稱聰穎。其游園驚夢。不久亦可上台。梅蘭芳處。彼一星期去兩次。對於說白唱腔。頗爲指點。賈璧雲向來不會唱一句崑曲。近學成長生殿。亦真難爲他云云。余又問以天樂之崑曲。究竟是否正宗。趙君云。真正之崑曲。或原來之崑曲。所謂元崑者。皆無武戲。惟四六班有之。四六班又有蘇徽之別。蘇四六。但用笛不用胡琴。而徽四六。則兼用胡琴。天樂園之崑曲。不用胡琴。而亦有武戲。當是出於蘇四六之系統也。

某日高陽齋如山君。招飲於厚德福。席上有崑弋班名優韓世昌侯益隆陶顯庭陳榮惠諸伶。皆齊君鄉人也。談讌頗極酣暢。余對於高腔。頗致懷疑。韓伶因謂高腔唱調甚繁。即鑼鼓聲中。亦有許多之唱腔。但包含於鑼鼓中。不唱出耳。侯伶亦謂高腔唱工甚難。非有真嗓子。決不能唱也。則高腔之聲。雖不能悅耳。而其唱固非易易。其後至天樂園。獲聆李寶成之高腔的聞鈴。趙逸叟君亦在座。謂高腔之唱詞。曲牌與崑曲。初無大殊。惟腔調迥不相侔耳。然高腔居然講反切。崑曲尙未必有此精

審也。寥寥數語。增益余之高腔知識。卻不爲少。亟彙誌之。

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器
崑曲是形而上者
皮簧以次則差矣



春柳社之過去譚

春柳舊主

春柳社者。創始於前清丙午年。彼時留東學子。有感於中國舊戲之宜改良及西洋新戲之宜研究。遂集合同志而組織春柳社。四川曾君存吳。天津李君息霜。皆留東美術家也。對於社務。極為熱心。糾合同志。凡八十餘人。是年仲冬。江省水災。留東學子。假青年會館演藝以募捐。是慈善會之性質。春柳社亦演茶花女（非現在京滬所演之茶花女新茶女等）一幕。劇中人唐君扮亞猛。息霜扮馬克。存吳扮亞猛之父。一時別開生面。為中國四千年未有之新劇。觀者皆歡迎之。明年入社者益衆。予倩我曾鏡若及濤痕。皆為社中幹事。而研究文藝兩部。蓋春柳社本分文藝為兩部也。自三月由曾李二君編出黑奴籲天錄五幕脚本。集合社員。以分任脚色。讀脚本百餘日。會演十餘次。然後定期公演。卜地本鄉座。本鄉座者。東京大戲園也。演二日。豫演一日。一切布景器具。皆與該園執事人商洽。而租費極昂。出人意外。欲罷不能。若努力為之。又非留學生少數人所能籌辦。幸有某公允借

新 劇 談 話

二

五百元。乃敢定議。既定期開演矣。而日本之大文豪。顧曲家及新聞記者。皆存好奇之心。及觀黑奴。額天錄之內容。莫不驚嘆。又以為中國人演戲之能力。不圖以至於斯也。如坪內博士。小山內薰君。伊原青青園君。與夫各報館記者。皆有記載。是為日本明治四十年六月一日二日三日事也。七月號之雜誌。亦登載其事。早稻田文學。尤評論最多。凡二十餘頁。且云支那青年之演劇。足以見支那民族將來之進步。又評存吳息濤。痕等員。雖伊井、藤澤、河合、藤井諸名優所弗及。並望日本各優努力。以學春柳諸子之態度等語。蓋日本人演新戲。最不宜於西洋劇。因其衣服器具。動作神情。皆不合西洋人之社會。中國人之行坐言動。皆與歐美人近似。吾不敢謂我春柳社之成績。果優於日本名優。蓋日本人之演西洋劇。有天然不合者耳。厥後每年開會二次。皆受歡迎。越三年。諸子畢業。先後回國。習法政者入仕途。學工商者興實業。而始終不忘演劇者。當以予倩鏡若露。紗絳士數人。而我尊抗白。則偶一為之。未能以此為業。鏡若等組織春柳劇場。為國內新劇之正宗。與他團體不同。故歡迎春柳劇場者亦衆。惜乎春柳同人。未能聚已散之萍蹤。而復置之舞台上。先是春陽社者。聞春柳社之名。而在上海組織。社長為王鐘聲。此則與春柳社無關係之團體。若春柳劇場之諸員。則確有春柳舊社員於其間也。若潘月樵。若劉藝舟。則又在春陽社發起之後。留東諸子。先後回國。如上所述。而濤痕以一人担任社務。又支持七年。不但在東京演戲。而神戶橫濱之華僑所立小學。

校。以經費不足。商之於濤痕。濤痕允以演戲助之。每次動輒得二千金上下。光復之際。亦曾演劇以籌款。在神戶三次。大阪一次。橫濱凡六七次。至今濤痕既已回國。上海之春柳劇場。又復解散。則春柳社之名。恐不復存於世界。此春柳雜誌之不可不興。或春柳社將來之可以復出也歟。

新舊劇難易之比較

齊如山

中國戲劇。現有新舊兩種。舊戲自然是由古時候傳下來的了。新戲是學的西洋樣子。一般看過西洋新戲於舊戲沒有研究的人。便以為舊戲要不得。其實舊戲也有舊戲的好處。一般只看過舊戲的人。便以為新戲糞土不值。按中國新戲大致分三種。一種係舊樣子的新戲。大致儉舊戲場子。以演的時候長為好。其實大半滑頭。毫無長處。一種是仿電影的戲。此種現時上海很流行。其實近於變戲法。跟新劇二字。相去更遠。一種是仿西洋的戲。但是跟演說差不了多少。一點美術的思想也沒有。不過這種總算稍有戲劇的模型。比第二種似乎強一點。這三種新戲。無怪大家以為要不得。真也不足為訓。但是西洋的戲。跟這些戲可大不相同。若拿真正西洋的戲劇。同中國舊戲比較。是各有各的難處。

按編戲一方面說是各有難易

舊戲場碎。過場太多。且正脚總得有歇着的時候。須隔一場出來一次。或隔兩三場出來一次。配脚的場子最難編。編的太用力了。彷彿喧賓奪主。編的太省事了。又看着索然無味。且舊戲規矩。最忌一脚下場。緊接又出場。所以編舊戲的時候。必須將場子分配好了。才能不碰頭。再說清淡場子。熱

鬧場子。前後總得安排的合式。否則不但碰頭。且是看着無味。新戲則祇分幾幕。正正齊齊。就是有小過場。也無關緊要。所以編戲沒有碰頭之說。且是每演完一幕。總要歇幾分鐘。正脚總有歇息的時候。所以那一幕都可以出來。這是舊戲比新戲難的地方。

舊戲安排場子雖難。可是場子上的情節容易。過場陪場。都不必說。略一點綴便妥。自然是容易的了。就是正場也不難。或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或有幾句好白。或有幾句好唱工。便不顯冷淡。因為他場子多。那一場都有點事由。所以其中有一場些微用點力。台下便滿意。新戲場子雖說容易安排。可是那一幕有那一幕的難處。因為新戲祇有幾幕。每一幕總演一點鐘上下的工夫。幾個脚在場上演一點鐘的工夫。若沒有真實的好處。還禁的住一看麼。所以每一幕中。情節也得有味。穿插也須得宜。話白也得精神。倘若有一處不滿足。這一幕便顯着鬆懈。一幕鬆懈。一齣戲便丟去大半。這是新戲比舊戲難的地方。

按演戲一方面說也是各有難易。

舊戲向來不講究布景。一切的事情。都是摸空。就是平常說的大寫意。上樓得有上樓的身段。開門須有開門的樣子。出門同進門地方稍差。台下就有人挑眼。總而言之。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一舉一動。都是各有一種美術的姿勢。最得留神。些微大意一點。便算不對。新戲則不然。無論何處。都

有布景。一切與真的無異。上樓有樓。開門有門。便可隨便上。隨便開。無所謂身段。這是舊戲難演的地方。

新戲於動作一層。雖然容易。於形容一層。却比舊戲還難。比方涕哭一層。在舊戲中稍微一哭。用袖一拭臉。便算完事。在新戲中。布景一切。都是處處同真的一樣。所以形容一切情節。也須較真。然也不能同真的一樣。若是真同真的一樣了。也就許多地方。沒什麼意思了。不過新戲比舊戲較真。所以越不容易作。況且新戲幕長。往往場上祇三幾個脚。便演一點多鐘。所以必須處處吃力。倘稍有大意地方。便與真情不合。現時中國新戲場上的毛病。大半都是鬆懈。舊戲這種毛病。就少的多。比方汾河灣遣兒打雁一場。祇幾句白幾句唱。情節也就是出窰進窰。可是好脚一演。便得許多的好。這因場子短。容易緊湊。所以演的也容易作。這是新戲比舊戲難的地方。

按布景一方面說也是各有難易

舊戲場子碎。三分鐘一場。五分鐘一場。布景最難。因為布景的工夫。比演的工夫還大。所以布景一層。最難講究。但是他不十分講布景。所以又容易。

新戲場子長。所以布景容易。因為每場都有一點鐘上下的工夫。就是布景的時候。用上幾分鐘的工夫。景緻安妥之後。要用一點多鐘。所以場上決不顯忙亂。這是新戲容易講布景的地方。可是因

爲容易講布景。所以越往裏研究。每逢一齣新戲出來。祇布景一層。便費許多腦力。許多錢財。然而仍然不敢保觀客人人滿意。因此情形。反倒更難。

以上所說的演戲及布景兩方面。自是不在編戲範圍以內。但是與編戲有直接的關係。所以也就一齊說上了。不過以上所說的。祇是各方面的難易。若論那個好那個不好。自然是新戲比舊戲好。爲什麼呢。因爲新戲情形較真。感化人的力量比舊戲大。這裏頭的道理原因很多。三言兩語也說不完。現可隨便指一齣戲比較比較。比方汾河灣這齣戲。在舊戲之中最受歡迎。編的也還狠有意思。一場戲祇兩個脚。能演一點來鐘。情節毫不重複。但是柳迎春在寒窯受苦十八年。本不應該這們漂亮。可是幾十年來演這齣戲。柳迎春就是這樣的裝飾。大多數的人也不以爲不對。這是什麼緣故呢。因演的日久了。大家的眼光也都看慣了。所以大家看這齣戲。也就是落一個愛看。要說到於大家有什麼感動。恐怕是一點也沒有。因此現時飾柳迎春的脚。若是裝束的很苦的樣式。台下非但不歡迎。反倒說不對。這是怎麼個原故呢。一則是台下看的多了。眼光被這些情形變化過來了。非漂亮的不愛看。二則也是舊戲不講布景。台上擺設着平金繡花花紅柳綠的棹圍等件。倘若柳迎春穿的太不好了。不但難看。本也不對味兒。若按新戲演唱。將場上布置成寒窯景像。彼時柳迎春再穿出幾件寒苦衣服。作出一種守苦節的情形來。那時台下不但不說難看。一定又另動一

新 劇 談 話

八

●種觀感。如此方合當初編汾河灣這齣戲的深意。這不是新戲比舊戲好的地方嗎。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不必細說。

論新戲之難更難於舊戲

濤痕

戲者。一種遊戲之物。雖有教忠教孝懲惡揚善之宗旨。僅以一二人。在舞台上言動。而欲使一二千之看客。見憂亦憂。見喜亦喜。非有磁石力之能引針也。非有催眠術之能感應也。無以言之。曰惟魔力。

今試以一二泛泛角色。使之演叫天之戲。則觀者不惟不叫好。當亦掩耳而去。然而舊戲者。一人二人爲正角。餘者皆爲配角。配角雖劣。尙不能掩正角之美。新戲則不然。正角固不待言。雖配角亦宜有精神。否則全戲無精神矣。何以言之。新戲純用白話。不用唱。自無鑼鼓。觀者但注意於台上之二三人。或三四人。或五五人。此少數人有一劣角色。同在台上之人。必不能接合無縫。試思一室之中。同鄉者三四人。有一不諳語言之外省人。則必不能問答如流。且也室中之人。其程度必相等。否則不能相聚。今所言以劣角爲配角。是不啻於堂堂宴會中。忽來一乞丐。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旁觀者必遠而避之。蓋新戲雖配角。亦當傳神。辟如有五人於此。甲乙縱然久談。而丙丁戊三人。亦宜各有言笑。不能默坐。雖然。若使丙丁戊而大聲疾呼也。其聲且在甲乙之上。是反配角而爲正角。更不合乎情理。舊戲於此時。或呆立不動。或匿於後台。少時再出。然而新戲萬不能也。必須丙丁戊三人。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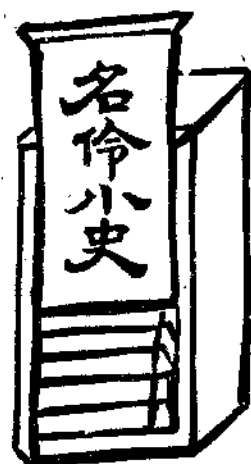
旁座。既不宜板滯。又不能搗亂。方合配角之身分。或作喁喁耳語。或作他種態度。(當年崑戲亦如是。近日亂彈則失傳耳)又如三五人同坐。其坐勢亦不能重複。若一人袖手。一人以手支頤。一人蹠其一足。一人伏案。一人仰天而視。然必須各合地位方可。又如兩排雁序坐法。必前坐之人。不礙於後坐之人方可。否則若屏風重疊。不利於觀者矣。又說話時。固然以面向外爲宜。然而台上說話。只與台上人問答。但求其表示發言者爲誰足矣。萬不可一味面向外。新戲之配角與正角並重。故有時配角而大受觀者歡迎。至於說話聲音。必須大於尋常說話之聲。恐遠處聽而弗聞。但聲浪過高。而前數排又嫌其喧嘩。蓋新戲最要者。字眼清楚。氣力充足。不可過喊。尤難者則爲扮女子。亦必使遠處得聞妙語。則較之扮男子者更不易矣。

至於編新戲者。更難於編舊戲。舊戲有一定之模範。但不越乎規矩。斯亦可矣。况有琴笛鼓板以節之。似不至於寂寞。新戲則不然。處處宜注意精神。情節稍差。令人欲睡矣。

然中國人之演新戲。更難於他國。是語言上之關係。中國文字國也。向來不以俗語重。於是俗語亦相去愈遠。甲省之俗語。乙省不解。乙省之俗語。丙丁省又不解。無已則用文話。夫以中國之文話而唱戲。其高尚不可企及。如以小學生互相背誦經書。其能受人歡迎者幾希矣。余以爲話則必用官話。而句法則不雅不俗。使人易解。然後無語言不達之憾。猶有一事。切忌火候太過。大凡演戲者之

通習。假如因笑而得拍掌。於是繼之再笑三笑。頻笑不止。終以討厭而後已。擲子班之戲。身段恒作三次。即犯此病也。中國今日之新戲。每以討好始。一而再。再而三。卒以討厭終。夫豈新戲之咎與。誤認演新戲而易於舊戲之故耳。

彼孰兩何自新
此優派以古舊
不孰分水如
知劣歧火斯火



譚鑫培史料

王夢菊述

譚鑫培。湖廣人。其父藝老旦。人以叫天呼之。鑫培爲叫天之子。此小叫天之稱所由來也。今人誤以鑫培稱叫天。實則叫天爲鑫培之父。鑫培幼聘侯氏。其岳侯某。在津掌某部。與老叫天友善。初以女議婚時。兩家之兒女皆幼。彼時老叫天在京。境遇甚佳。故侯某以爲門當戶對。喜結朱陳。無何鑫培驟子倒倉。叫天之境遇亦略遜。侯乃欲退婚。鑫培之父母大窘。鑫培借銀數兩。私乘驛車至津。叩岳氏之門而不接見。鑫培無奈。繼而思得一法。懷刃闖入內室。將開談判。且以利器示之。詢岳以退婚之故。岳尙未答。其妻出而言曰。我父母縱欲退婚。而我則只知有前約。雖曰父母之命。亦但聽其初命而已。我則譚家人也。携我歸京可耳。無他言。夫妻出門。次日相率入京。彼時家境正窘。又增人口。其何以堪。鑫培則出外演戲。俗呼跑外簾。藉以求生活。北京有于靜軒者。人稱爲于七爺。鑫培出京

名伶小史

二

矣。而家事悉托于七爺照料。鑫培在外。仍不得意。乃投豐潤縣史家爲護院。鑫培素有武力。又終日學習武術。故於秦瓊賣馬之舞。石秀殺山之舞。刀。皆得真傳。無何噪子復元。遂至上海演戲。鑫培以爲梨園出身。當然仍從事演劇。果能精通。未嘗不可以成名。所謂行行出狀元。古人不我欺也。自上海歸。搭三慶班。彼時程長庚爲老板。鑫培雖搭三慶。以其資格。只能唱前三齣。程有識人之眼力。與人談鑫培事。輒曰。此子非尋常人也。甚器重之。贈鑫培以自己所乘之車。且收爲徒弟。夫以尋常角色。欲拜長庚爲師而不可得。今拜師之事。出於長庚之口。宜乎鑫培之名譽日增也。惟時三慶有楊月樓者。方享盛名。鑫培難與之競。出三慶而搭四喜。孫菊仙與譚鑫培二人齊名。每人輪流演大軸子。其後與余子雲組織勝春班。未幾又組織同春班。庚子後鑫培乃享大名。斯時始與其岳家往來。彼之所以享盛名者。嗓音之高低大小。與樂器工尺相合。凡人之嗓音。或宜於高音。或宜於低音。或宜於平音。惟鑫培則無音不叶。而發音之時。其唇齒喉舌鼻。運用得宜。故字正音圓。吞妙惟妙。鑫培之用板。亦極圓活。作工扮裝。猶其餘事。如鑫培者。梨園界之人傑也哉。

傳鑫培者。散見於書報。不一而足。此篇爲王君所述。雖僅數語。可作一史料耳。非譚鑫培之

全傳也。濤痕註

名 伶 家 世

二

叫天譜名志道湖北黃陂縣人藝老旦自天津入京都娶熊氏生子一鑫培

鑫培譜名金福藝文武崑亂老生兼武生丑脚其師為四箴堂程長庚娶侯氏生子八嘉善嘉瑞嘉

祥嘉榮嘉賓嘉樂嘉瑚嘉祿女四長適夏室次適王室三四幼殤授徒王月芳余叔岩及劉春喜

賈洪林四人

嘉善鑫培之長子藝武老生已死娶李氏生子一裕禮女二長適李室次適馬室

嘉瑞鑫培之次子藝武丑現改文場面娶沈大力之妹生子二裕德裕武女三

嘉祥鑫培之三子藝武旦兼青衣娶劉氏生子一裕信女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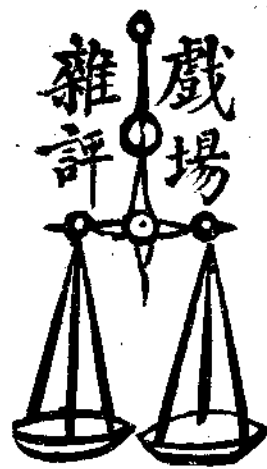
嘉榮鑫培之四子藝文武老生已死娶錢寶豐之女生子一裕義

嘉賓稱小培鑫培之五子藝文武老生娶德珺如之女生子一裕陸女二

嘉樂鑫培之六子在滙文大學肄業已死娶屠氏生子一裕智女一

嘉瑚鑫培之七子已死

嘉祿鑫培之八子在學校娶東氏生子一裕立女一



徽秦併奏男女合演之非宜說 濤 痕

皮簧與梆子。如三教之有僧有道。各有宗派。各有衣鉢。假如率經一場。僧人九衆。而加以道士四人。湊成十三衆。其經卷固不同。而所用之鏡也。鈸也。笙也。笛也。鼓也。鐸也。萬不能合於音節。今之戲曲。恒有一人唱二簧。一人唱梆子。七糟八亂。所問所答。不能如一。情節亦不能整齊。何以異於僧道合經也耶。

夷考其故。由於一班之中。甲角能梆子。乙角能皮簧。丙角則兼而能之。於是甲丙之一場。純用梆子。乙丙之一場。純用皮簧。一旦甲與乙遇。則一皮簧一梆子。兩種唱法。滑人耳目。余不敢以梆子爲不佳。亦不敢以皮簧爲皆是。總之一日之內。有一齣皮簧。一齣梆子。徽秦兼演。已不足稱大雅。况在一戲中耶。此等辦法。在上海之書館。天津之落子館。猶可說也。若以之而入於舞台。不可說也。男女合演。其與徽秦併奏不同。持此說者。以生用男角。旦用女角。則彼此素有研究。易求進步。此說

也。余絕不敢贊成。總之男女不能合演。不以技藝上分。當以趨向上分。凡看男班戲者。除真知音者外。雖亦有捧角之人。某角演畢。相率而去。然以較諸坤班之看客。猶有不同。余嘗詢諸愛聽坤班之先生矣。彼云余之愛聽坤班者。以其爲女子耳。區區銅元數十枚。廉於打茶圍。是不啻誤認茶圍之園字而作圍字矣。嗚呼。以此目的而觀戲。其實在觀戲之心理。已與研究戲曲者不同。假如以叫天而與一坤角合演烏龍院。姑無論叫天不屑爲。縱能合演。吾知捧雪姣者必多於捧宋江。何以故。宋江之於此戲。可捧好者。不過十數處。而雪姣之可捧者。雖不能多。無如捧坤角之先生。不論如何。但求坤角之能言能動。莫不以好字報之。是則叫天之好。反不若尋常坤角之多。尤有一層。真正戲子之對於捧好者。必恰在當捧之點而後感之。若亂叫者。反而生厭。當年譚鑫培俞潤仙等。皆嘗申斥亂叫捧好之人。由是觀之。揄人而不得當。則不如默默然之爲愈也。故對於男伶亂叫好者尙少。此第就捧好一事而言。若言其他。男女合演。則男角之技藝。必不能日求進步。而坤角之技藝。亦更無進步之足云。何也。彼坤班戲也。坤角中一二正角色。或尙有數語之可聽。至於身段說白。直不堪問。彼一切配角。更不待言。若以男角而但作坤角之配角。何男角之不幸。苟以坤角爲男角之配角。亦不必多此一舉。總之男角自男角。坤角自坤角。余亦不作極端之論。坤角雖可存。當然有一般賞音之人在。惟以男女合演爲問題。余所極端反對者也。



女子愛國

梁巨川先生遺著

(生扮藍袍束帶上) (末扮老儒上) (生引) 欲作非常事 (末引) 須尋非常人 (生白)
 郭仁兄請了 (末白) 賢弟請了 (生白) 昨日多承厚愛 借宿尊齋 且喜今日天氣清明
 弟要訪那漆室女 只是未曾認識 還仗仁兄帶領前去 (末白) 賢弟既是去心太急 爲兄
 當得效勞 你我就此同行去者 (作繞場行介) (末唱) 出門來 看山景 花明柳暗 (生
 唱) 一心中 只想見 憂國賢人 (末) 但願得 國家事 有人整頓 (生) 過深林 穿遠
 巷 又到前村 (作到介) (末白) 待我扣門 魯姑娘開門來 (旦白應介) (白) 幽居在
 空谷 何人扣柴門 (開門介) (末白) 幾年不見 越發長得老成了 可還認得我麼 (旦
 視白) 哦 這是郭家叔叔 怎麼不認識 (又驚視介) 這一位是何人 (末白) 這就是漆室

舊 劇 脚 本

二

縣的縣尊卞大老爺 因為仰慕你的賢名 特意前來拜訪(旦白)只是草房窄小 不成體統 怎好讓得大老爺叙談(生上前白)國家的事 都只為作官的專講官派體統 不講實在事情 所以纔壞到這般地步 我們如今是要樸實辦事 還講甚麼款式虛文 草房雖小 何妨(旦作心下誇獎介)(末白)是呀 這位卞大老爺 與別位作官的不同 是最不講究官派的 請進無妨(旦白)如此請進獻茶(進門坐介)(旦白)奴家不過是鄉野小民 有何德能 敢勞大老爺親自枉駕(生白)久聞憂葵姑娘 留心國事 胸有奇謀 下官有意救時 只恨自己才短 故爾前來求教(旦白)奴家尋常女子 那曉得治國安邦 縣尊莫要誤採虛名 耽誤國家大事(生白)這漆室縣都知道憂葵姑娘 是一位忠心憂國的賢人 各國興衰利弊 無不盡知 下官今日實意相求 千萬莫吝指教(末白)縣尊虛心下問 賢姪就不必過謙了(旦白)奴家先前也是不信外國的事 到後來家兄去外洋留學 看見外國真是富強 寫信回來 叫奴勤看報紙 多讀新書 纔知道各國口說天理公法 其實倚強欺弱 並無公道 又能用陰謀手段 滅人國家 叫人不能隄防 奴家看見書上說 那些亡國慘禍 就不由想到自己國裏來 因此終朝每日 杞人憂天 却是有的(生白)請問強國是怎樣欺人 亡國是怎樣受苦 可歷歷數來麼(旦嘆介)(白)說起

這亡國事 十分慘苦得狠 大老爺聽我細細的道來 (唱) 世界上 古今來 乾坤莽莽 說不盡 幾多人 爲帝爲王 聖人云 禍福俱 是自求取 興的興來亡的亡 我今單說 這亡國的禍 先把最淺近的事兒 說上幾樁 (白) 這外洋裏 列國併吞 也是常有 無非是大的滅小 強的滅弱 我且把人所共知的說來聽聽罷 (末白) 我們在山窪子裏 教書的 從來不知道這些事 今日到要細心聽上一聽 (旦唱) 印度人 國亡了 困苦淒涼 作奴隸 站街道 伺候來往 一勺鹽 一盃水 俱要稟商 (生白) 印度是有名的大國 怎麼受人壓制 至於如此 (旦白) 只因印度都不知道外洋滅國的政策 受了英國人的 哄騙 就歸英國管轄 到後來 只許當兵 不許作官 大小事一點也不能自主 連吃那 醃鹹菜的鹽 也要聽英國官員吩咐 你說苦不苦呀 (生末齊歎介) 苦哇 (旦白) 還有更苦的呢 (唱) 波蘭人 國亡了 連種都喪 七歲孩 都搬到 邊遠地方 本國話 不許說 口音全忘 (生白) 亡國也是常有的事 怎麼波蘭人連種都要喪絕了呢 (旦白) 俄國滅了波蘭之後 把老的壯的留下 充當苦差 把七歲以下的小孩 全都搬到頂遠頂冷的地方 又下了一個號令 說波蘭國的人 雖不全都殺死 只是不准說波蘭國的話 念波蘭國的書 所以年深日久 自然要斷絕了種子了 (末白) 呵叻 慘哪 說得越發更可怕

了 還有別的麼(旦唱)猶太人 國亡了 散在四方 無有主 誰保護 任人開膛 到
如今 逢着人 便惹冤枉(生白)猶太國的人 爲何向著別國的人惹冤枉(旦白)猶太
國亡了多年 地土早被佔了 還剩下幾十萬人 東走西逃 在各國借住 遇見那強大無
禮之國 欺他無人保護 就把他開膛破肚 當作玩藝一般 所以猶太人走到一國 就勸
一國 說你們千萬想法子 早些保國罷 切莫像我們猶太人 這有冤無處惹了(生白)
這印度波蘭猶太 都是海外的國 與我們不甚相干 還有離我國最近的沒有(旦白)若
問最近的國 就不能不說到越南國了(唱)越南人 國亡了 更可悲傷 各關口 查行
人 不許來往 最可恨 百般事 都上稅 暴虐非常(生白)請問這關口查行人 不許
來往 他是甚麼意思(旦白)法國人恐怕越南報仇 不許他們練習學問 又恐他暗裏到
別國去 學了本事 所以凡是上車上船的關口 全都留心防察 不許出越南國境界 好
叫他永遠糊塗 不能報仇了(生白)真是好狠毒的計策 再問這百般事都上稅 是怎樣
的上法(旦白)法國人定出規矩來 每人一年交三塊錢的人丁稅 凡有住家的房子 要
驗明白 是幾根房椽 幾扇窗戶 按着數目上稅 連換一塊瓦 都要上稅 其餘別的
無一樣不上稅 那就不必細說了(生驚駭呆立介)(末嘆介)唉 原來亡國的遺民 受

人壓制 苦况如此利害 我心中酸痛 不忍再聽 賢姪千萬莫要往下再說了（旦唱）這
 都是 地球上 亡國榜樣 都只爲 無教化 不能自強 誠恐怕 我國中 與他們相仿
 我這話 一句兒 一字兒 都隨着淚珠兒滴滿了胸膛 但願得 作官的 大人們 仔
 細思想 切莫要 耽安逸 誤了時光（旦掩淚介）（生大哭介白）只說是作了官太平富貴
 享受無窮 誰想到國事艱難 一至如此（生唱）聽說是 世間上 亡國禍慘 強的勝
 弱的敗 自古皆然 國勢強 兩交好 國事易辦 國不强 雖有理 公法枉然 况我
 國 人心散 兵不能戰 早被人 看得透 暗地笑咱 細想來 這大局 真真危險 怎
 能够 把父母邦 長保萬年（生白）請問這列國存亡 都是因何而起（旦白）自然是國
 富民強 便可常存 國貧民弱 定要早亡（末拍手介）正是我國裏犯的這個病（生白）
 請問這國貧民弱 還有法可以挽回沒有（旦）怎麼沒有（生白）如今我國是貧弱極了
 就請指教 何法可以挽回（旦作勢歎恨介）（白）咳 要說這挽回的計策 先要知道我
 國毛病呀（唱）震旦國 舊風俗 一旦難變 這病根 已受了一千多年 農工商 件
 件事 全是敷衍 絕不知 海外國 政治新鮮 因此上 外洋貨 銷路廣遠 我國人
 眼看看 失了利權 最可嘆 中華土 滿地出產 雖有貨 不會製 難變金錢 外國人

舊 劇 脚 本

六

他本來 機巧用慣 他看見 寶貝地 怎不垂涎 說到此 不由人 淚珠不斷（作掩淚介）我國裏 好生意 被他佔全 若再一 警愚蒙 大聲呼喚 只恐怕 同胞人 受壓制 難把身翻（白）大老爺請想 這國貧民弱 是因我國的人 不會製造貨物 所以商務不興 被外人奪了生計 斷不是一兩個人能挽得回來的 必得把衆人一齊都喚醒了 大家合力共舉 方能有成（生白）這衆人太多了 懦弱的低頭下氣 就給外人爲奴 奸巧的巴結外人 反來禍害同胞 是怎樣方能喚得醒（旦白）衆人也都是循良百姓 只是不會出外遊歷 不知道各國大勢 就好比夏天的草蟲一般 不知道冬來天冷 會要凍死 若要叫他們一時醒悟 只有一個絕妙的法子 就是那立學堂（生白）這學堂焉能勸化許多人（旦白）學堂不必太大 必須徧處都立蒙小學堂 一村有一村的學堂 一鎮有一鎮的學堂 一縣有一縣的學堂 比方這漆室縣 從縣城裏直到鎮店地方 鄉村地方 全都認真辦起學堂來 大約四五年的工夫 這漆室縣的人 就都是明白人了 若是別的州縣 也照着這樣辦法 自然別州別縣的人 也都是明白人了 若是通我們這一國的地方 全都照這樣辦法 自然統通一國的人 全都是明白人了 若是統通一國人 全都是明白人 自然就人人想法子富國 人人想法子強國 那國就不能不富 不能不强了 常

言道 知縣有宰相的權衡 縣尊若要把這國富強起來 就必得從漆室縣作個開天闢地的事情纔是呀（末作心下誇獎介）（生驚喜介）（白）妙哇（唱）憂葵女 說得是 治國良言 我也曾 對蒼天 發過誓願 想把民俗來變遷 怎奈我 官卑力量淺 手無權柄作事爲難（生白）憂葵姑娘說的正合下官之意 自從到任那日 就對天發過誓願 要把這一縣人心風俗變化過來 這學堂是必要辦的 但有兩件爲難之處 一件是下官才學平常 恐怕說出話來 紳衿不肯信服 一件是府庫錢財空虛 恐怕開銷太多 上司怪我多事 這許多學堂 是怎能立得起來（旦急介）（白）咳呀 大老爺呀 事到如此 這震旦國的存亡 就單看學堂辦不辦了 如其人民不信 說不得苦口相勸 如其錢財不足 說不得變賣家產 據我看來 大老爺發個大慈悲的心 救這幾萬人的性命 拼着自己多受苦惱 不怕同寅嫉妬 不怕上司憎嫌 不怕刁民毀謗 不怕家產賠完 常言道海水有變桑田日 皇天不負苦心人 或者大老爺這點苦心 感動得上司歡喜 黎民信服 大家同心合力 作成這件好事 震旦國從此有了轉機 也未可知（生起立掀髯白）呵呀 這可真是出類拔萃的大賢人了哇（唱）好一個 漆室女 肝膽照人 愧殺我 七品官 堂堂縣令 難道我 讀書人 不如釵裙 我就當 爲國家 不顧性命 且待我 回衙去 說

舊劇脚本

八

與夫人(白)也罷 我就拚着家產盡絕 性命不要 幹這樁事就是了 待我回到衙中
 與夫人商議 再作道理(旦白)大老爺回去 與太太商議 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情呢(生
 白)還有何事(旦白)這男學堂只能教化男子 不能教化女子 還得再立一個女學堂
 方算完備(生白)這男學堂是奉過聖上的旨意 上司的公文 要立的 可以動得庫款
 若要再立女學堂 這筆錢從那裏出呢(旦作勢介)咳(唱)這件事 縣夫人 該當爲首
 勸一勸 普天下 衆位女流 把一座 女學堂 捐錢創就 也落得 美姓名 萬古傳
 留(白)這是萬古流芳的好事 必得自己先作 方能勸人 若是太太賢明 肯把簪環衣
 服都變賣了 捐立一座女學堂 那驚天動地的好人 就讓太太爲首了(生白)說得有理
 若是賤內妝奩毀變 創立女學 叫這一縣的女子 都感動天良 大家作些仗義的事
 那愛國的人 自然就一天比一天多了(旦白)太太若是當真肯變賣妝奩 捐錢興學 我
 還有兩個同志之人 可以勸他們出力相助哪(生拱手介)(唱)多謝你 金玉言 真有
 高見 自古道 責人後 責己爲先 做夫人 受皇恩 本來不淺 論其理 也應該 毀
 變妝奩(作起身行走介)辭別草堂回家轉 回頭再與郭兄言 多虧你帶我把憂葵見 他
 指教我 興學事 萬載名傳(末唱)他好比 土內明珠 無人見 幸遇縣尊來訪賢 也

是他 有才當施展 這閨中女 憂國家 真是奇談（生白）下官就此告辭 明日午時三刻 下官在衙中等候 還請郭仁兄魯姑娘 同到敝衙 與小弟賤內商量捐錢興學之事 望勿推辭（末白）魯姑娘明日進衙門 與太太商量開辦女學罷 老漢不能奉陪了 請了
（生末下）（旦自回下）

好惡人之同情
崔伶之演此戲
雖不喜聽梆子
戲者亦歡迎之
移風易俗戲曲
之功亦已大矣

女子愛國

梁巨川先生遺著

(小旦扮畢可興上白) 聞聽開學事 報與憂葵知 我畢可興 雖是農莊之人 却願學些禮義之事 是我們這裏街坊 有一位魯憂葵姐姐 他常說如今各國交通 雖是女子 也不可不知道天下的事 因此勸我多認識幾個字 好看書看報 增長心胸 是我聽了他的指教 學着看些新書 那知道一看這書 心裏又是喜歡 又是害怕 喜歡的是我也知道一點事 不似先前那樣糊塗 害怕的是國事十分危險 恐怕補救不來 今日聞說新任卞大老爺 要大興學校 教化黎民 因為錢財不足 不能舉辦我想我這莊農之人 沒有什麼報效朝廷的 我家有八九頃莊田 也足夠吃穿的了 眼看着國要不保 衆人一齊遭殃 我一個人 也不能獨自安樂 到不如把我一片瓦房 報效入官 作一學堂 也算我熱心愛國 話雖如此 必須問過憂葵姐姐 使得使不得 正是要作新鮮事 須問老成人(繞場行走介唱) 卞縣尊 辦學堂 令人讚嘆 第一件 開民智 治國本原 嘆世人 有貲財 誰肯佈散 那知道 國與家 本是相連 國若破 家也亡 一定難免 到不如齊努力 家國兩全 漆室女 他好心 把我來勸 我因此 學仗義 踴躍當先 捐一座

好屏產 與人方便 我要去 見憂葵 細說一番(白)說話之間 已走到魯家門首了
(叫門介) (雜扮丫環內應介) 今日憂葵姑娘 不在家中 卞大老爺請進衙門商量事情
去了(畢問介)幾時走的(內應)方纔走的時候不大(畢自言白)憂葵姐姐 進衙門去
想必就是商量開學之事 我且不必回家 我到鍾華仁家中 看看如何(唱)遲一步
到魯家 未得見面 再尋訪 鍾家女 去問根源 (走介猛聽介)何人喚我(回頭看介)
(小旦扮鍾華仁上)(畢白)原來就是鍾家妹妹 我正要尋你 妹妹你從那裏來(鍾白)
我昨天晚上 住在親戚家裏 聞說卞大老爺 要大興學校 我想這件事 是憂葵姐姐常
說的 特意趕來要到憂葵家中 問他知也不知(畢白)你不曉得 我也爲這件事來找憂
葵姐姐 遲來一步 他剛纔進縣衙門去了(鍾白)想來他去還不遠 你我緊走幾步 趕
上他商量商量 總叫他在縣官面前 想法子把這件事 攢掇成了纔好 就此快快趕去(全下)
(正旦扮憂葵騎馬揚鞭上白)中朝興廢事 婦女也分憂 我魯憂葵 遇見一位清
官卞大老爺 一心要叫國家富強 是我出了個大興學堂的主意 卞大老爺即刻要辦 無
奈事體太大 銀錢不足 約請我今日到衙內與縣官太太商量 我想此事 機會萬不可失
縣官既是忠心耿耿 那太太想來也必明白大義 我不免看事行事 用言語激動與他

定要做成此事便了（繞場緩走唱）嘆列國紛紛 多擾亂 衆生靈 何日得安然 我再去
與縣尊 講說一遍 興學校 圖富強 就在眼前 正行走 耳聽得 有人呼喚（畢鍾
齊上後面喚介）姊姊慢走妹等趕來也（旦看介）原來是兩賢妹來至近前（下馬介白）兩
位賢妹 來得湊巧 爲姊正有話要告訴你們（畢白）姊姊先不必說 聽我猜是不是 敢
是那卞大老爺要開學堂之事（旦白）原來妹等已經知道了 正是此事（畢白）妹想此事
初辦必要採買地基 製辦家具 是不容易的 妹想把自己一處房子 報效入官 作一
小小學堂 方纔到姊姊家裏去 要說此事 姊姊不在家中 故爾趕來告你得知 你看如
何（旦驚喜白）妹妹能作此事 可叫那作官的人們慚愧死了（唱）畢可興 眞乃是 才
高意廣 巾幗女 能曉得 大義綱常 爲國家 捐房產 何等胆量 從今後 漆室縣
有了學堂 可笑那 看財奴 眞不像樣 我即刻 進衙門 告與正堂 辭別了 兩賢妹
慌忙前往（鍾白）姊姊慢走 等我想 我也有話要說呢（旦白）妹妹有何話說（鍾
白）我雖年幼 父母甚是疼我 我也可以作點主意 城隍廟對過 我們開的當舖裏頭
存着我五百兩銀子 是留給我做嫁妝的 我就這五百銀子 捐作學堂的花費 請姊姊一
齊告與縣官知道就是了（旦又驚喜介白）賢妹不要把話說得太容易了 你小小年紀 也

舊劇脚本

十四

要捐五百銀子 開學堂 這話是當真的嗎 (鍾白) 自從姊姊勸我不用裹脚 我就知道女子也當與國家作事情 如今要開女學堂 我是真心幫助 決非虛言 (旦唱) 妙呀 想不到幼年人 也能慷慨 一片心 爲國家 仗義疎財 他兩個 忠義人 十分爽快 這真是 我朝廷 幾百年培養出來 這舉動 真可以 揚名海外 漆室縣 又出了 俠義的裙釵 (白) 想不到兩位妹妹 年紀不大 到有這菩薩心腸英雄手段 作此慷慨的事 也叫我有話好向那縣太太去說了 但是我心中 十分慚愧 這們好的事 我就無錢報効 (鍾白) 姊姊說那裏話來 人的貧富不同 姊姊家道貧寒 誰人不知 就是爲了這件事 費許多的心血 比那銀子錢 還值得多的多呢 (畢白) 看看天已將午 姊姊快去吧 莫悞了大事 (旦上馬介白) 就此請了 (旦下) (鍾畢同回下)

(生扮知縣便衣紗帽上家人隨上生白) 聽了高人議論 回衙細說分明 俺卞良法 昨日與漆室女 商量興立學堂 以爲富國強兵之計 但學堂花費太大 如今國帑空虛 無錢可辦 除非把自己家產 捐助入官 纔算我盡心爲國 但我本是寒窓苦讀出身 又不敢貪贖賣法 那裏來的銀錢 思想再三 除非請夫人出來商議 若能助我辦成此事 也好感動衆人 我就是這一條主意了 家院 請你夫人出堂 (正旦扮官夫人上白) 民順方爲

福 官清不厭貧（生起迎介白）夫人請坐（旦白）老爺回來了（生）回來了（旦白）老爺此番下鄉 可曾訪着出奇之人 議論國事（生白）下官訪了三日 遇見昔年同考的一位老先生 名叫郭粹存 與他談論國事 他道此地有一奇怪女子 姓魯 名至道 字憂葵 平日留心各國之事 是我隨同郭兄前去拜訪 果然見解高明 如今下官有了辦事方法 但只是事體太大 錢用太多 特與夫人商量（夫人沈思介白）妾身素明禮義 情願扶保國家 老爺如有為難之事 或是練兵添餉 或是放賑救災 現有為妻賠嫁妝奩 可以變賣銀錢 決不吝惜（生白）下官要辦之事 非是練兵添餉 亦非放賑救災 只是為興辦學堂 無錢可辦耳（夫人沈思介白）開辦學堂之事 為妻却不明白（生白）這學堂是一件新鮮的政事 難怪夫人你不曉得（夫人白）就請老爺說來與為妻聽上一聽（生唱）尊賢妻 你不知 時勢改變 現今的 新教化 不似從前 作詩文 歌詞賦 一概俱免 學新理 開民智 第一當先（夫人唱）尊老爺 為何不 把文字來練 為甚麼 講新學 大改從前（生唱）為的是 學經濟 好妨禍患 學會了 新武藝 抵擋外邊（夫人唱）要抵擋 為何不 把兵來練 新武藝 他豈肯 傳授與咱（生唱）你不信 去到那別國觀看 要強國 全都是 此事為先（夫人唱）開學堂 果有益 自然當辦 但恐

怕 無實效 枉費心田 (生唱) 咱二人 且不必 再三分辨 且看那 憂葵女 怎樣來
言 (難扮家人上) 稟老爺 衙門外有一女子 自稱魯憂葵求見 (生白) 這就是憂葵先生
來了 夫人與我一齊出門迎接 千萬不可輕慢與他 (夫人白) 妾身遵命 (吹打同行) (由
上場下再從下場上作到門等候介) (旦騎馬上) (下馬迎見介) (家人接馬介) (夫人上前見介
白) 久聞憂葵姑娘大名 今日一見 猶如皓月當空 真是令人可敬哪 (旦作心服狀白)
無學之人 十分慚愧 何勞夫人誇讚 夫人請先走 (夫人白) 還是憂葵姑娘先請 (旦又
讓大老爺先請) (生白) 自然是憂葵先生請 (旦前行夫人生跟隨行下) (又上讓坐介) (旦上
坐) (夫人對坐) (生旁坐) (夫人白) 憂葵姑娘 才學過人 昨日老爺回來 好生欽敬 今
日得見 真乃名不虛傳 (旦白) 民女不知禮貌 大老爺與夫人 這般款待 叫民女怎敢
承當 (生白) 憂葵先生 不必太謙 這學堂之事 賤內不知其中緣故 還得請先生再說
一番 (旦白) 縣尊夫人不知道要開學堂的緣故麼 (夫人白) 素不訪問 故爾不知 (旦唱
) 憂葵女 坐縣衙 愁腸宛轉 尊一聲 縣夫人 細聽開言 非是我 強出頭 閒事多
管 實只爲 衆百姓 苦得可憐 外洋人 他本來 才智廣遠 製造下 奇巧貨 賺我
金錢 他明裏 通商 暗裏交戰 我國人 心誠實 那知道就裏機關 眼看着 好地方

被他們佔 空著急 無有法 挽回利權 若不是 抖精神 學堂早辦 只恐怕 同胞人
 受欺萬年（掩淚介）（夫人白）憂葵姑娘 方纔說明裏通商暗裏交戰 此話怎講（旦白
 ）外人要滅人的國 不必兵馬征戰 只用些奇巧貨物 叫人自然愛買 就與鴉片煙一樣
 的用法 暗暗的把一國的財源 都耗損完了 豈不是比交兵打仗還利害麼（夫人白）難
 道外國這般強盛 全都是學堂的好處不成（旦白）那是自然（唱）縣夫人 你試看 萬
 國史鑑 地球上 大事記 無一不全 外國的 學校多 有幾百萬 我國的 學校少
 不過二三 外國人 手藝精 車船快便 我國人 見識淺 迷信神仙 外國人 講究的
 聲光化電 我國人 講究的 嫖賭吃穿 外國人 一個個 身體強健 我國人 一個
 個 氣息奄奄 看起來 這盤棋 一定輸不必再算 父母邦 難保守 怎不心酸 縣夫
 人 是一位 女中好漢 你何不 勸老爺 想妙計 叫醒愚頑（夫人白）勸化黎民 本
 是好事 我也想叫衆人同歸正道 但與其學外洋的學問 何不學中國聖人留下的道理（
 旦白）中國聖人留下的道理 原是亘古以來 天下第一樣最好的 萬萬年不能改變 但
 是要救國家眼前之急 却不能不學那外洋的事（夫人白）這是怎麼緣故（旦白）比方到
 夏天暑熱的時候 不能不穿紗羅的衣裳 那古聖賢留下的詩書 就好像是狐皮袍子 貂

皮褂子 東西是極貴重 還不如一件夏布衫子有用處 這就是一時有一時的辦法了(夫人白)哦 如此說來 這蒙學堂是最要緊的了(旦白)這女學堂還要緊(夫人白)重女輕男 乃是外國的壞風俗 我們何必又要學他(旦白)夫人有所不知 比如一家八口人 只有四口男人 能辦事 那四口女人 就坐著吃穿 這一國裏 就有半國是無用的人了 若女學大興 一家八口人 就八口都有智謀學問 這一國裏就添出半國有用的人來了 況且女子未受過教訓 就難免有不明大義 不能勤儉謀生 家庭不和之事 若是女子都有學問 又能勸丈夫 教兒子 這男子也更容易成好人了 這國也容易強起來了(夫人點頭心喜介白)哦 妙哇 這些話說的條條有理 我這纔明白了(生白)夫人你也明白了 下官比你還先領過他的教來了 哈哈(夫人唱)魯姑娘 果然是 聰明智巧 國家事 他觀得 有款有條 五大洲 幾萬里 都能知曉 看起來 震旦國 要仗他立些功勞 回頭來 與老爺 開言就道 學堂事 依他辦 不可阻撓(生白)怎麼學堂之事 依著他辦 不可阻撓(夫人白)當真不可阻撓(生面帶善介)(唱)幾句話 把夫人也勸醒了 魯憂葵 的才學 比你我都高(夫人白)既然如此 就請憂葵姑娘出一個章程 赶快開辦起來(旦白)一人不如二人見識 此事還得大家商量 我看昨日那位郭

老先生 老成練達 可以請來商議 (生喚家人介) 拿我名帖去請郭老先生前來叙談 (雜扮家人下) (夫人白) 請問姑娘 這女學堂還是遍處都立 還是先開一處 (旦白) 若是遍處都開 那有這大的力量 自是先開一處 就在城裏挑選聰明強壯的二十個女學生 先把中國外國要緊的大事 教與他們 三年之後 這二十個女學生 可以分到鄉下去 再開二十個女學堂 有了教習 就不怕沒有徒弟了 若是立刻要開許多女學堂 我請問太太那裏去找這些女教習來呀 (夫人笑白) 憂葵姑娘 說出來的話 沒有一句不中理的 (生白) 真是天下奇才 (夫人白) 女學堂既是先開一處 老爺就不必憂心了 我把我的簪環衣服 變賣一千兩銀子 捐作女學堂的花費 先創立一個女學堂 然後再議 (旦作心內誇獎介) (生白) 爲了學堂之事 夫人連穿的戴的都不要了 十分難得 (夫人白) 婦人講究穿戴 本是奢侈的根苗 况是爲學堂之事 天下人都有益處 妾身雖是身穿布素 頭戴荆釵 比那錦繡金珠 還覺著心安理得呢 (旦白) 夫人如此賢明 真乃國家之幸 不瞞夫人說 這女學堂的房子 已經有人預備好了 (生夫人齊驚訝介) (生白) 我正愁平地上蓋房子不容易 怎麼就會有了房子 (旦白) 是本城一個莊家女子 名叫畢可興 他平日知道要想強國 必得先開民智 故此聽見大老爺要開女學堂 他就十分歡喜

情願把一處莊院房子 報効入官 作一女學堂 (生白) 呵呀 房子也有了 這女學堂 就算成了功了 (旦白) 還有一個幼女 要捐五百兩銀子的 (夫人驚白) 怎麼小小幼女 也能捐許多的銀子 (旦白) 此人名叫鍾華仁 是本城一個富戶人家的女兒 也是知我國 衰弱的緣故 非與女學 不能自強 故爾願意捐銀 指望快興女學 (生白) 哦 原來如此 這可真算得明白大義的人了 (唱) 想不到 有這樣 善良百姓 漆室縣 又出了 兩位賢人 畢氏女 捐房產 忠心耿耿 鍾家女 年紀小 也慷慨捐銀 這將來 青史上 誰人不敬 他好比 花木蘭 留下美名 但只怕 取民財 旁人議論 我不免 細思忖 暗自叮嚀 (白) 下官想起捐銀之事 却比不得報効房屋 倘或有人猜疑 說我勸 派民捐 假公濟私 如何是好 (旦唱) 大老爺 你不必 心中納悶 常言說 作大事 須敢擔承 只要是 對青天 把心來問 無有弊 那怕他 議論紛紛 (白) 有老爺 不必這樣多慮 以後還要多添學堂 不能不靠大衆捐錢辦事 只要大老爺 一秉公心 把這些錢 全都花在學堂裏 人人看得見 還怕他疑惑私弊何來 (夫人白) 到底是憂葵姑娘真有見識 (雜扮家人上) 稟老爺 郭老先生駕到 (生白) 有請 (末扮郭粹存上) (生見介白) 郭仁兄 有勞大駕了 (旦拜介白) 見過郭叔叔 (夫人拜介白) 郭老先生 萬福 (

郭上坐) (魯對坐) (生左陪) (夫人右陪) (末白) 魯姑娘來了多時 大約學堂之事

議論有成了 (旦白) 難得縣尊夫人 把妝奩變賣捐銀一千兩 先開一座女學堂 (生白) 多虧憂葵先生 平日逢人勸說 就有兩個熱心愛國的女子 一人捐房產一所 一人捐銀五百兩 因此更容易辦了 (末白) 女學堂的房子有了 男學堂的房子還沒有 (生白) 原舊奉過旨意 各處書院 都改爲蒙學堂 但是從前不認真辦 如今得好好整頓了 (末白) 學堂雖然有了 但是誰人可當這個教習呢 (生白) 小弟想來想去 這女教習 非請憂葵先生不可 這男教習 就得請郭仁兄費心了 (末白) 女教習用著憂葵姑娘 是真正一點不錯 男教習叫爲兄去 却就錯了 (生白) 郭仁兄是年高有德之人 怎說弟用錯了 (末白) 聞聽各州縣辦學堂 都是虛應故事 不過是照應自己親友 糟害國家銀錢 搪塞上司公事 像這樣辦法 就是再辦上一百年 也不能有實效 如今國家眼巴巴等着用人 豈不誤了大事 愚兄自己知道 是一個老學究 只曉得子曰詩云的教法 全不懂新學的細微 賢弟叫爲兄去當教習 就與那虛應故事是一樣的了 豈不是錯用麼 (生白) 若是用了別人 只怕還不如郭仁兄實心可靠 此事叫弟奈何 (末白) 兄到想起一個人來了 (生白) 是那一個 (末白) 就是憂葵姑娘的令兄 他在外洋留學 必真知學堂中的利

弊 就請他回來 當這個學堂的教習 定然傳授高明 數年之後 人人都知道學堂有益處 就是我們教書匠 從此沒有飯吃 我也是甘心情願的 (生白) 郭仁兄真是公心爲國說的一些不差 就請憂葵先生 寫封家信 請令兄早早回國 這漆室縣一縣的學堂 都歸令兄一人總管其事 (旦白) 若叫家兄回來 與學生們講論學問 自然該當効勞 若使總管這許多學堂 還是郭叔叔年高有德 衆人賓服 千萬不必推辭 (生白) 不錯 下官也是這樣說 還是請郭仁兄作一總管 照料一切 千萬不必再辭 (末白) 爲兄尊命就是 (旦白) 事不宜遲 奴就告辭先去 見那鍾華仁畢可興 叫他二人在女學堂等候 大老爺太太郭叔叔 一同到齊商議開學之事 (生白) 諸事全仗憂葵先生費心 下官隨後就到 (旦上馬行) (生白) 郭仁兄請至書房用過茶飯 傳令下去 外邊伺候 打道女學堂去者 (末下生夫人同下)

女子愛國

梁巨川先生遺著

(小旦扮畢可興上白) 我畢可興 前日與憂葵姐姐商議 把我一處房子 報効入官 開一坐女學堂 好一個卞大老爺 就把縣官太太的簪環衣服 都變賣了 作為女學堂裏的花費 今天就要開學 我與鍾家妹妹 俱算是創辦之人 應該早到學堂去看看 也會命丫環去請鍾家妹妹前來 我且在此等他便了 (唱) 畢可興 坐窗前 心中盤算 思想起國家事 難問蒼天 聽說是 外國女 多有能幹 有女子 能製造 火車戰船 我因此 對天 發了愿 想勸我國衆嬋娟 莫學那 風流為下賤 須知道 女志士 也能把氣數轉還 卞縣尊 他要把 女學開辦 這就是 女世界最好機關 但願得 女教化 越行越遠 幾千萬 好姊妹 努力向前 (白) 咳 仔細想來 這震旦國要再興隆 就專在這學堂一事情了 真是好生要緊呀 (小旦扮鍾華仁上叩門介) 姐姐開門來 (畢聽介白) 門外有人叫門 想是鍾家妹妹來了 待我看來 (開門見介) 果然是鍾家妹妹到了 請坐 妹妹你從那裏來的 (鍾白) 我從憂葵姐姐家中來 他言說女學堂之事 已經辦妥 他先在家裏與他兄長寫一封家信 命你我二人去到女學堂中等候 他隨後就來 (畢白

舊 劇 腳 本

二十四

（如此你就不必耽擱了）擺上切末木頭牌樓中間寫閩範學堂四字左寫化民右寫輔世二字）（鍾畢二人同上）（鍾唱）叫一聲 畢家姐 同行結伴（作行走介）（畢唱）咱二人 同心友 骨肉一般（鍾唱）看前面 是誰家 樓臺莊院（畢白）這就是 新學校 來到眼前（畢白）到此就是女學校門首了 咱二人一同進去（進介）（鍾白）進了大門 又進二門（前後看介白）姊姊這一片房產 共有多少間（畢白）瓦房二十五六間 還有一大塊空地 將來可以添蓋房子（鍾白）聽說外國小學堂的房子 都是三四百間一所 將來我國也有那一天就好了（畢白）外國學堂 比我國多的多 不論男女小孩 到了七八歲 不進學堂 就算是犯了國家政令 定要罰他父母出錢 所以他國裏的人 沒有一個不認識字的 沒一個不會生利的 我國的學堂 是剛纔動手辦 自然不能齊全（鍾白）等到我國學堂 也越添越多 越修越大 全國的人 都變成好人 大街之上 沒有破衣爛衫 赤身露體 面黃像鬼的伸手討要 那時候成了太平世界 纔叫人心裏痛快呢（畢白）那可就稱了憂葵姊姊的心了（鍾白）你我且到後邊去坐坐 等著憂葵姊姊來了 看他怎樣安排（二人同下）（雜扮四巡捕上白）今日女學堂開學 大老爺恐怕愚民無知 有壞人起鬧鬧事 故此命我等前去彈壓地面 你我弟兄們 須要留心在意 就此去

者（同下）（丑扮醉漢上白）醉裏狂言醒後怕 一心要把新學罵 他說維新的功勞大 我看全是虛假話 我姓吳 名叫吳明玉 是漆室縣的一個秀才 胸中雖沒有大經濟 却是醫卜星相 樣樣懂得一點 平日給人看看風水 算算卦 批批八字 把這些鄉下老兒 哄得十分信服 無非是朦吃朦喝 勉強度日（四巡捕從下場暗走上聽介）（丑白）這且不言 如今來了一位新官卞大老爺 一到任就與民間講究新理新學 把民人的心思智慧 漸漸的都說得開通了 他這一講新學不要緊 可是與我們這朦吃朦喝的 大有不便 我想要改行幹別的吧 我這個歲數 幹什麼也來不及了 這可怎麼好呢 我沒有別的法子 還是給他一個胡造謠言 不是說天上現出四個字 就是說地下挖出一塊碑 專拿從前舊話 惑亂人心 總叫他們新學講不成就好了（四巡捕上前喝問白）那小子你別不懂得好歹咧 你是什麼人 敢在此胡言亂語 你睜開眼睛看看 這是學堂重地（丑罵白）甚麼你說學堂重地 昏了心的大老爺 纔開這學堂呢 他自己愛講新學 也就罷了 還要叫我們一縣的人 全都跟著他學 連婦女們都變成外國樣子 可惜了的銀錢 幹這無益的事（巡捕白）難道你就不怕打官司嗎 把你帶到衙門 押起來就好了（丑白）對啦 我正沒有落子呢 把我押起來 我到有吃飯的地方了（巡捕用白繩穿頭髮拉下）（切末

一齊撤下) (生扮知縣冠帶上) (雜扮皂役人等隨上) (生問白) 今日放假之期 衙門以外 有何事故 (巡捕帶丑上白) 此人大罵女學堂 請大老爺治罪 (丑見官作酒醒驚懼之狀跪地白) 求大老爺恕罪 (知縣白) 你是甚麼樣人 敢在背地裏毀謗新政 想必是你因我講究新學 你心中有些不服 (丑沈吟慢慢白) 大老爺 小的不敢不服 我想你老人家自己一個人愛講新學 講就是啦 何必又要叫大家衆人都要跟着學新學 (知縣白) 你好糊塗 這講新學 不是爲一個人長了本事就算完了 是要叫全國的人 都知道從前的錯處 現今的難處 好大家同心想法子 保住這國 所以本官費了苦心 開女學堂 是要叫男男女女 全都知道愛國的事 你怎麼到看不起來了 (丑白) 小人聽見人說 一進外國堂裏 吃了迷魂藥 從此就不能回頭了 我恐怕老鄉親們 都上這個當 故此醉後胆大亂說出來 (知縣哈哈大笑白) 這是五六十年的謠言假話 虧你到如今還信這無影無蹤的言語 叫人來 (巡捕走近縣官白) 帶領此人到女學堂內講堂之上 叫他看看我供的是那一位聖人 再來回話 (巡捕帶丑下) (知縣喚家人白) 去到書房 說我請郭老先生有話商議 (郭到堂上白) 縣尊相喚何事 (知縣白) 現有審問一案 下官不知其詳 請仁兄在旁陪審 (郭旁坐介) (巡捕帶丑上) (丑抱牌位不跪) (高聲稟白) 大老爺 學

堂供的是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神位（知縣起接牌位安在桌上）（叫丑跪下白）我作地方官
 遇見這艱難的時候 不能不叫人學本領 長智謀 大家都得愛國愛羣 好抵制外來的
 禍害 難道我忍心害人 叫百姓們都向着外國不成嗎（回頭眼看郭粹存問白）郭仁兄你
 可知道此人 素日在鄉黨中間 有甚麼挑詞架訟 不仁不義的事情 本官今天 把他一
 併治罪（郭回答白）稟縣尊 此人姓吳 名叫吳明玉 他平日雖是迂腐 不懂時務 却
 還不是刁生劣監不安本分之流 縣尊可以寬恩這一次 叫他具安分結 以後改過取保發
 落（丑白）幸虧郭先生這幾句救我性命 到底還是老鄉親照應的好（知縣白）既是郭仁
 兄知道此人 尙非刁生劣監 無有挑詞架訟的事情 本官有個辦法 把他送交閱報處
 叫他天天看報 等到十天之後 再來回話 如能醒悟明白 我再派他作一講報之人 將
 功折罪 帶下去罷（知縣郭同下）（丑白）幸虧我認識字 可以看報 又可以混飯吃
 我今天好險呀（下）（旦扮憂葵上白）我魯憂葵 方纔從郵政局與兄長寄信回來 看天
 色尙早 想來鍾畢兩位妹妹 已在學堂等候許久了 待我快到堂中去看看 來此已是
 不免進去（進介）（白）兩位妹妹在那裏（鍾畢從下場上）（迎見介白）姊姊來到了（
 旦白）兩位妹妹等候許久了（鍾白）我二人正盼着姊姊來 說說學堂之事 怎麼辦法（

旦白) 學堂裏有用得着王大娘之處 鍾妹妹快去把他找來 (鍾白) 學堂裏怎會用得着他
 (旦白) 女學堂 第一要規矩嚴肅 一概男子 不許進門 這堂門口 必得用一個上歲
 數的女子管門司事 我想叫王大娘 作這個管門司事的 每月給他四兩銀子 還有兩頓
 飯吃 (鍾白) 此人不大信服姊姊 爲何還要用他 (旦白) 正因爲他不大信服我 所以我
 更得用他 叫他親眼看看我 作的這不是對不起人的事 他自然信服我 連他也可以變
 好了 (鍾白) 姊姊真是寬宏大量的君子 等我去找他來 (鍾白出門唱) 魯姊姊 他真有
 容人的量 勸化人 費盡了 百計千方 到叫我 幼年人 學些禮讓 我且去 告與那
 王氏街坊 (鍾下) (又上丑扮四十多婆子同上) (口念白) 大學校 小學校 新近又添
 女學校 不學針線學鎗砲 開口就說愛同胞 不知道可靠不可靠 (白) 鍾小姊 你說漆
 室女在女學堂裏等着我 有事商量 快到了沒有 (鍾白) 眼前就到 抬頭觀看 這是一
 座新立學堂 跟我一齊進去 (見面介) (丑白) 魯姑娘喚我前來 有何事故 (旦白) 只
 因卞大老爺新立女學堂 命我當女教習 我想女學堂 第一要規矩嚴肅 一概男子不許
 進門 這管門司事的人 是最要緊的 打算叫你在司事房裏 管零碎事 每月送你四兩銀
 子 還有吃有喝 問你願意不願意 (丑白) 那敢情好 我求之不得的 姑娘放心罷 我

破着我這點精神 早早晚晚 裏裏外外 全都照管到了 總叫學堂的規矩 一點也不能錯 真個的你們識文斷字的人 都知道勸人讀書 我們這鄉下老婆子 就不知道好歹香臭 難道我就不會變一個兩面人嗎(旦笑白) 這就是了 王大娘你可要好好的改呀(丑白) 那是自然 一定要給姑娘作臉的 你聽外邊鑼響 許是縣官來到了(雜扮皂差伺候生扮知縣騎馬上) (末扮郭騎馬上) (夫人坐車上) (到門下馬下車抬頭看介) (生白) 果然一座好女學堂(依次進介) (旦見介) (生白) 憂葵先生 多受辛苦了(旦指引二人介) 這一位是鍾華仁 這一位是畢可興(二人拜揖見介) (生白) 兩位姑娘 慷慨好義 叫這一縣的人民 受益不淺 下官當面謝過(鍾畢齊白) 大老爺忠心爲國 民女敢不發出天良(夫人向鍾畢白) 這位就是捐銀子的鍾姑娘 這位就是捐房子的畢姑娘 真是可欽可敬哪(二人又拜揖介) (夫人向魯白) 難得你漆室縣三位賢德姑娘 都湊在一處了(末白) 出了三位有名的賢人 我們同鄉 也大大有些光彩(生看丑介) (白) 這是何人(旦白) 此人叫做王大娘 可以作學堂裏一個女管事的(生白) 但憑憂葵先生分派(丑請安謝官介) (夫人白) 房子二十幾間 住二十個女學生 到也合式(生白) 請問憂葵先生 這學堂裏邊 應該怎樣安置(旦白) 前院兩間 作司事房 中層五間 作

舊 劇 脚 本

三十

講堂 後層五間 作藏書樓 東廂房作爲吃飯廳 西廂房作爲寄宿舍 後面大院 作爲體操場 這不過是小小規模 暫且將就 等將來有錢再推廣 越大越好 (生白) 算計十分週到 (畢白) 民女有一言 不知當講不當講 (生白) 有話請講何妨 (畢白) 這漆室縣的女學 是從此爲始 請大老爺寫一塊匾 懸挂講堂之上 也好叫後來的人看看 作個紀念 (生白) 這是當要有的 (末白) 這匾上四個字 必要想得妥當方妙 (生白) 下官想起四個字來 衆位以爲何如 (末白) 是那四個字 (生白) 這女學堂教訓出來的 將來都是國民賢母 就寫母教根源四字罷 (末白) 妥當之極 (生白) 這匾上落款 須我們大家一齊列名纔是 (旦白) 就請大老爺先寫 (生提筆介白) 我寫上卞良法 (旦白) 我寫上魯至道 (鍾白) 我寫上鍾華仁 (畢白) 我寫上畢可興 (末白) 我寫上郭粹存 (旦白) 應該夫人寫了 (夫人白) 請老爺替我寫了罷 (生想介) 夫人姓萬 難道就寫萬氏二字麼 (旦問夫人介) 夫人名字是那兩個字 說出來寫上 (夫人白) 老爺知道 (生想介急介白) 我怎麼就會忘懷了 偏是想他不起來了 (旦笑白) 大老爺快快想想 當初是在那個地方問過夫人名字 就可以想起來了 (夫人低頭羞介) (生白) 夫人就再說說何妨 (夫人白) 老爺憂國憂民 連爲妻的名字都忘了 妻不是叫萬年長麼 (生喜介白) 哦 哦 哦 想

起來了 當初招贅時節 在洞房裏對聯之上 看見有夫人的名字 下官真好糊塗 這兩年憂心國事 就把風流佳話 全都拋在九霄雲外去了 哈哈（提筆寫口念介）萬年長等全立（白）待我再念上一遍 卞良法 魯至道 鍾華仁 畢可興 郭粹存 萬年長 呵呀 這也巧了 怎麼我們幾個人的名字 湊起來 就成了幾句吉祥的話了（旦白）待大家一齊看來（又念一遍卞魯鍾畢郭萬）（旦白）果然妙呀 這鍾華仁畢可興 分明說是我國必可興旺 到成了一個天然的頌詞了（末白）這般湊巧 或者小小學堂 也能作些大事 把我國氣運挽回（生白）果能挽回 真是朝廷之福也（唱）休說是 氣運衰 不能回挽 郭仁兄 一句話 點破機關 女學堂 是衆人 同心來辦 這件事 莫當作 尋常等閒 倘若是 教成了 幾個真才幹 大英雄 真豪傑 就在此間 我眼看 五大洲 心中祝讚 小學堂 與國家 同享萬年 多虧了 漆室女 他盡心參贊 我再把 新教法 細問一番（白）這學堂的教法 比不得家中念書 今日下官在此 要請憂葵先生 當面演習演習 給衆人觀看 也好知道憂葵先生教化人的一片苦心（旦唱）大老爺 你要看 教習操演 不由得 我憂葵 喜上心間 這本是 保國家 第一妙算 富強的真根本 全在裏邊 我也會 勸衆人 多把報看 我也會 勸同伴 休把足纏 我也會

憂國家 半夜悲歎 我也曾 勸縣尊 毀變妝奩 千思萬念 都是怕 民智淺 怕的
 是 無智巧 不能與外國爭權 幸喜得 到而今 女學開辦 我盡心 又竭力 理所當
 然 倘能够 教學生 成材一半 我一片心 對天地 死也不冤 (掩淚介) (生夫人齊
 驚訝介) (夫人白) 憂葵姑娘說起教習之事 為何這般傷感 (旦白) 咳夫人哪 (唱) 你
 不知 外國人 他計謀深遠 我恐怕 喚不醒 同胞人 萬萬千千 (生夫人齊點頭稱敬
 介) (旦白) 大老爺 要看學堂的教法 奴家先有一言奉上 (生白) 憂葵先生 有何話
 說 (旦白) 這講堂的規矩 須聽教習作主 旁人不能攪越商量 (生白) 那個自然 下官
 不敢攪亂 (旦白) 如此大老爺 縣太太 郭叔叔 俱請坐定 待我當面演來 叫衆女學
 生們走上 (雜扮四女子手夾石板) (旦白) 還得兩位妹妹 作領班的學生 (鍾畢夾石
 板站中間) (雜分站兩邊) (中間高桌上挂黑木頭牌) (旦上旁邊椅子上站用粉筆在牌
 上畫一長圓圈旁寫地球二字手持小棍指畫木牌對衆人白) 世間上的人 生在天底下 地
 上頭 不可不知道天地日月 是怎樣光景 衆位知道這地是圓的麼 (衆白) 我們知道這
 地是平的 不知道是圓的 (旦白) 地彷彿是個球一樣 比方從上海開船動身 帶一個羅
 盤 打准方向 一直往西走 再往西走 再往西走 總不改方向 走上一年多 不知不

覺 又從外國走回上海來了 這就是從地這面繞過地那面 轉了一個圈 豈不是個圓的嗎 (衆詫異介) (鍾白) 請問教習 地有多大 (旦白) 若是單算南北東西 這個圓圈 共有九萬多里 若是按一里一里四方塊算 還更多呢 (畢白) 這可大極了 天下沒有比地再大的了 (旦白) 地並不大 也不過是一個星星那們大 (衆驚訝) (鍾白) 我們看天上星星 大的纔有酒盃那們大 怎麼說地也就是這們大一點 (旦白) 天空共有八個大行星 地球是第五個大行星 有四個比地球大的 有三個比地球小的 你們就可以知道那星星有多們大了 地有多們大了 (鍾白) 這八個星 都是何名 (旦白) 金星 木星 水星 火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連地球共爲八星 (鍾白) 這地球是人人腳踏著的 那七星也是人天天看得見的嗎 (旦白) 那七星有天天看得見的 有幾年見一回的 有幾年見一回的 正是因爲地轉 所以有時看得見 有時看不見 (鍾白) 那個是天天看得見的 (旦白) 天快亮的時候 東邊有一個大星星 名爲啓明星 又叫長庚星 那就是金星 地球大小 比他差不多 其餘那六星 有大有小 也都彷彿 (鍾白) 噯呀怪呀 太陽比地 是大是小 (旦白) 天中間 不論何物 全靠着一個太陽 太陽比地大着好幾百萬里呢 (鍾白) 月亮比地大多少 (旦白) 月亮比地小的多多了 (鍾白) 怎麼看着月亮 像

與太陽一般大（旦白）太陽離地遠，月亮離地近，所以看像一般大，其實月亮小好些呢（鍾白）地球既是圓的，難道在空中懸着不成（旦白）不錯，正是懸的，因為被太陽的熱氣吸起，在空中，所以掉不下來，不但懸着他，還天天轉動呢（畢白）地天天轉，人怎麼不覺得（旦白）天天早上，太陽從東出來，晚上太陽從西進去，並不是太陽出來進去，就是地轉，地從西往東轉，十二個時辰轉一週，地是慢慢的轉，太陽也是慢慢的歪，地這面對着太陽，就是白天，地那面背着太陽，就是黑夜，太陽是永不動位的（鍾白）太陽永不動位，難道古書上說，太陽出在東海，落在西山，也是假的不成（旦白）爾雅書上說，太陽出東入西，這話實在不真，古人沒有把全個地球看明，坐在家裏猜度，所以有猜不對的地處，如今地球是全個打通，外國人沒有不走到地方，沒有不考察的事情，所以全都知道了，一點隱藏也沒有了，學生門生在這個時候，不能不與各國爭強鬪智，將來要在地球上，立大功大業，這地球是萬不可不先知道的呀（生立起身白）憂葵先生，說這些話，是當真果有其事麼（旦從椅上下來對衆白）這是有人親身走過，親眼看見，有憑有據的事情，今天不過隨便演說，我明天把書本地圖帶進來，與學生們細細講論，就明白了（生對夫人白）夫人你想，若是不立學堂，再過一萬年，愚民也不知道

這些事 快快叫你我的兒子 進小學堂 跟隨憂葵的哥哥去學罷（夫人白）這學堂真是好事 將來漆室縣的黎民 大開知識 全是憂葵姑娘 費心費力 立學堂的好處哇（旦掩淚頓足介白）咳 大老爺 太太 說起此話 奴家到想起一件古事來了（生白）憂葵先生想起古時何事（旦白）奴家想起古時有一段寓言 據說神農皇帝 駕前有一位公主 因赴東海 遇見大風 淹死在海內 這位公主魂魄不散 化成一個小鳥 名曰精衛 窺禽 住在西邊發鳩山上 每天每日 口啣小小石子 飛到東海邊上 把石子丟下海去 後來兩山神女 見他可憐 問他何必如此勞苦 他道我一心要把東海填乾了 好叫後來的人 不再淹死 奴家今日想叫天下的人 全都進學堂 也好比小鳥兒填海一般 雖知道大功難成 却怎能忍心不管 大料要普遍勸醒世人 也是不容易的事呀（說罷大哭介）（生白）據下官看來 却也不然 天下治久必亂 亂久必治 這學堂就是治國的根本 等到將來學校大行 把一個衰弱貧窮的舊國 變成又富又強最新的世界 那時候必有人 思想當初 誰人創立此法 都說憂葵姑娘 真是震旦國重興再造的第一位功臣了 哈哈 本來真是第一位功臣（旦白）只要能有效驗 那敢想到功勞 衆學生們退下去罷（雜四人退）（生白）衆位不必回去 請至後面擺宴賀功 大家吃一盃慶成酒罷（旦鍾

畢夫人末生同下

今日中國十分可危不能不靠新政挽救又恐新政行之太驟愚民耳目未經莫明其故所以欲借演戲說出時勢艱難使衆人漸漸知覺可免許多驚惶損害此鄙人之心也此戲借漆室女典故說魯一變至於道中國必可興旺情節穿場大概如此惟腔調板眼走場規矩一概不懂還請名班大家斟酌該添減更改求其合式能唱爲度詞句粗俗無妨也 桂嶺勞人識

卞與變同音

鍾與中同音

仁與人同音

畢與必同音

郭與國同音 原註

此戲在十三年前。却有功於女學不淺。雖尙未魯變至道。而梁巨川先生之編脚本。與崔靈芝之現身說法。亦有功效。惜乎近日女學。多重皮毛。竊以爲家政一科。與夫裁縫烹飪。宜加注意。否則昔日謂女子爲二萬萬廢人。今日縱有學堂。不從事根本以求之。仍恐將不免爲高等廢人也。春柳註

探莊

(小生內白) 哈哈(上白) 簪笠芒鞋打扮巧 英雄自古學漁樵 憑俺斗大姜維胆 虎穴龍潭走這遭 俺 石秀 奉大哥將令 扮作樵夫模樣 前往祝家庄 探聽地理虛實 呀 早又是莊門兩半也

(新水令) 前來莊上探踪跡 變形容 芒鞋簪笠龍潭何足懼 虎穴慢須提 且住

俺雖是樵夫模樣 只是無有柴薪 這便怎麼處 呵呀妙吓 你看那些莊客們 家家關門閉戶 俱是避兵的 俺不免担他兩捆柴薪 混進莊去便了

看門戶寂寂好讓俺混入探地 (下) (末上白) 無量佛 天光地光 早夜神光 佛光普照 邪祟消亡 俺 錦豹子楊林 奉大哥之命 前往祝家庄 暗助石秀 就此走遭也

(步步嬌) 改換衣裝往莊中去 面貌真堪奇 銅鈴手內提 只見道路紆回東

西難記 味 莊上人聽者 俺是西嶽華山來的 見你莊上煞氣冲天 俺今前來與你們 壓魅壓魅哩 (丑暗上介) (丑) 味 你這道人 既是西嶽華山來的 我且問

你 在路上走了多少日期 (末) 這個 (丑) 說呵 (末) 半載有餘 (丑) 唉 半載有餘 隨我來 我來齋你 (丑下) (末) 若不俺嘴巧舌靈那還了得

我應變要隨機有誰人識破我是真好細 (下) (小生上) (折桂令) 進莊門

道路週折走巷穿街脚步蹉躑早又是紅日西斜並無個音耗消息且住俺

來看家家關門 處處閉戶 並沒有提起交戰之事 真乃祝家莊法令嚴肅 嘸 石秀吓石秀 此來若不能成功 是兀哈枉了俺誇口饒舌走空

回有甚顏色看天色已晚 不免尋歸舊我且趁早回歸再做端的呵呀 俺走了

走到這條路來了兀哈 是了 聽得人言祝家庄道路難行 只進得來 出便怎麼處外內白小兒看守門戶待我買担柴來有人出來了外上連

白好做晚膳 咳 什麼大事 今日交鋒 明日打仗 弄得來連担柴也沒處去買

賣柴外哈哈 正是思衣得衣 思食得食 樵哥這柴敢是賣的麼小生正是賣的

外樵哥挑過來小生如此來了外隨我來放担介小生吓公公 念區區

落窮途無奈孤客把柴薪當飢渴外你不知路徑難道胡亂闖進來的麼小生

如此說來你命休矣小生公公何出此言外你不知我們這里名叫祝家庄小生

呵祝家庄外庄上有祝朝奉 他有三個兒子 名喚祝龍祝虎祝彪 武藝高強 這也

不足為奇 還有個鐵棒師變廷玉 有萬夫不當之勇 好不利害小生

公公 他便利害 難道胡亂害人不成外並非胡亂害人 只因近日呵

江水兒他與梁山泊今日把仇來結莊中募此三真豪傑你若走差了路 便當

作奸細難分說他們也有蕭何律小生呵 公公之言 教俺怎生 你看道路

出外你還想出去 哼哼難哪

愈週折要想逃生 (奪頭)

除非是插翅雙腋

(小生) 如此說來 公公要救 (雁兒) 我一救 公公你要救我一救 (落得)

(勝) 可憐我落窮途無見識可憐我賣柴薪為謀食可憐我觸藩籬進退難可

憐我命危急難存活噯呀公公吓你與我明說那里是走生門將危脫你的

恩德 (抽頭)

勝燒香合念佛勝燒香合念佛

(外) 樵哥今日天色已晚 (隨我進) 來 (小生) 是 (外) 樵哥來吓 (小

生) 來了 (下) (末上) 畫虎不成反類犬也

(起排子) (繞繞令) 機關已漏洩狹路難分別饒你飛騰難逃也將鼠輩一

日克將鼠輩一日克

(淨上) 那里走 (合頭) (打大淨) (莊丁) 拏奸細 (下) (小生上) 開門 (外上) 樵哥你往那里去 (小生) 吓公公 為何

有喊殺之聲 (外) 這是鐵棒教師捉拏奸細 你問他則甚 (小生) 呀 若不是老人家 (待俺出去帮他) (外) 你若帮他 把你也當奸細了 (小生)

指明說險些三兒闖禍多好教俺打撈不住淋漓客伏望公公說明白 (外) 我 (看) 你是個

老實人 (小生) 我本是個老實人 (外) 待我指你一條生路 (小生) 是 (外) 出了我這門 往東走 (小生) 哦往東走 (外) 再往右走 (小生) 又往右走 (外) 見一白楊樹根 那就

是活路了 (小生) 是是 (外) 明日 再行 隨我進來 (小生) 多謝公公

你恩深難答你恩深難答謝你個周全陌路咱孤客
(外) 隨我來 (小生) 來了 (全下) (丑) 醉上

(三) 盃和萬事 一醉解千愁 在下三兒的便是 只因教師爺 命我看莊 也不那兒來了
個壓魅道人 被我三言兩語 就盤問住了 是我報知教師爺 帶領莊丁 可就把他擎住

啲 爲此賞我一罈酒 一塊肉 酒也喝啦 肉也吃啦 又賞我一貫錢 一個月不當差
啲 我要往前走 脚到往後退 俗語說得好 膊膊扭不過大腿去 怎麼走 就怎麼走

嘎到啦 我說開門呀 開門來 不用說淨等這句呢 我說爹 (外) 吓 (丑) 叫你們哪
(外) 想是三兒回來了 待我開門 (丑) 撞入) 我擎酒打你 擎肉砍你 (外) 嘎 你在

那里吃得這樣大醉 倘被巡莊人擎住 那還了得 (丑) 我說爹 咱們不擎他們就得了
(外) 此話從何而起 (丑) 爹吓 咱們這莊中來了奸細啦 (小生) 暗上 (外) 奸細便怎麼

樣 (丑) 只因莊主教我 我看莊 來了個壓魅道人 被我盤住 報知教師爺 就將他擎住
莊主喜歡 賞我酒肉 我肉也喝了 酒也吃了 (外) 嘎 肉也吃了 酒也喝了 (丑)

着阿 還給我一貫錢 一個月不當差 (外)
兒吓 那道人怎麼樣了 (丑) 可憐那道人呵

(園林好) 破機關恰言巧舌到做了海中撈月 (外) 哦打入水牢了 你頭戴何
物 (丑) 這是一根白翎 (外) 要

他何用 (丑) 只因莊主新出一令 莊中立下紅燈爲號 白翎爲記 宋江人馬 若是往東
東往燈指 (外) 燈往東指 (丑) 他人馬往西 西往燈指 (外) 燈往西指 (丑) 怕分不

出自己人馬 爲
此帶這白翎呵

黑夜裏不分個明白 (外) 兒吓 若無這白翎呢 天靈蓋當瓜切 天靈蓋當瓜切
(丑) 若無白翎 那還了得

(丑吐介)(外扶丑下)(小生上)呵 這厮之言 好不嚇死人也 (沽美酒)火扎扎眉下急火扎扎眉下急探莊

恰真切聞知哥哥受困圍他那里怎知消息俺這里細探明白那怕俺孤身

獨力 (外)樵哥你往那里去 (走介) (又白)樵哥你往那里去 (小生) 咪

老頭兒 說出俺的名來 你可休要害怕 (外)你是何人 (小生唱)

俺呵俺本是山坡水泊石三郎聲名顯赫 (外)哦 擊奸細 (小生) 放手 (外) 哦

也 嚶呀顯軍聲如同霹靂

崑戲曲本。必須旁加工尺字。原本雖有之。而無法排印。將來可用石印。將工尺字加入。以俟異日。濤痕

舊劇脚本

下期脚本豫告
舊劇
姦臣腦
好述金鑑
尙有改正增補舊脚本
新劇
一念差 (續)

四十二



一念差

天津南開學校新劇團編

吾國新劇之興。當然以春柳社為嚆矢。其後國內新劇團。成立甚多。然較諸天津南開學校。脚本而欲上之。亦殊不可多得。一念差一齣。北京某坤班亦演之。惟加添唱詞。已非新戲之原則。即鄙人所謂過渡戲也。茲以南開一念差脚本付梓。以饗嗜新劇諸君。濤痕註

劇中人按出場次序列左

趙 順 葉宅僕人

王 升 葉宅僕人

葉樹德 葉中誠之子

沈有為 候補知府

范士杰 候補知縣

李淑和 李正齋之女

李太太 韓氏 李正齋之妻

李 升 李宅老僕

李正齋 粵海關監督

匪 人

新劇脚本

新劇脚本

張寶棻 候補典史

偵探隊長

葉中誠 粵海關監督

偵探

吳 澂 葉宅帳房

警察

劉少舫 葉中誠委派人

葉慧珠 葉中誠之女

王守義 候補知縣

葉宅女僕

李振聲 李正齋之子

葉太太 何氏葉中誠之妻

郭 福 李宅僕人

時候 前二幕前清宣統二年
後三幕宣統三年

地點 廣東省城

第一幕 葉宅壽堂 秋季

第二幕 李宅一節書房……後半個月
二節大門外……後五日
三節書房

第三幕 葉宅花園 轉年秋

第四幕 葉宅內廳房 後一月

第五幕 野景 次日晚

第一幕

佈景 葉宅壽堂

時候

前清宣統二年
秋季

(僕人趙順侍立右門旁稍停王升持帖從外入)

少爺呢。(向趙順說)

順 在裏邊打牌啦。(手指右門內)

(王升手推右門牌聲聞於戶外)

請少爺。

樹 (葉樹德由內出未穿外褂)甚麼事。

升 (舉帖)沈大人范大老爺來拜壽。

樹 (視趙順)把吾的套子拿來。

(趙順取外褂樹德穿時視王升)

請吧。

升 (出至門外大聲說)請。

新 劇 脚 本

四

(王升持帖導沈范入樹德前行數步沈范與樹德各請雙安王升下)

沈 今天是憲台大人千秋。我們兩個特來叩頭。請少大人勞神稟請大人出來受禮。

樹 不敢當。先請坐。

范 總要請出大人來。吾們當面叩祝的。

樹 太勞駕啦。來。

(一僕前來)

樹 (視僕)到內宅回稟老爺。就說沈大人范大老爺來拜壽。(僕去)

(一僕捧茶盤上樹德獻茶並請沈范就座)

沈 今天天氣很好。

樹 是。這幾天天氣都不錯。

升 (持帖走近樹德旁)少爺。張寶葵張太爺來拜壽。

樹 擋駕就是了。

升 張太爺一定要進來。

樹 (作厭煩狀)請進來吧。

升

(出至門)請

(王升引張典史上張向樹德請安作卑鄙狀樹德還安王升下)

張 少大人一向可好。今天是大人的好日子。兄弟特來叩頭請少大人回稟一聲。

樹 算了吧。請坐請坐。

張 (甫要就座回首見沈范急趨前請安)卑職來遲了。有罪的很。

沈 不遲不遲。吾們亦是纔來。

(各就坐僕持茶入樹德獻茶)

僕 (入)大人下來啦。

(衆聞言急起立沈范張急趨左旁立樹德趨右立葉中誠入衣冠整齊沈范按次行禮葉還禮畢各請安葉還安張趨前叩頭多個葉還安後讓坐衆各就座樹德立中誠後)

葉 賤辰有勞諸位光臨。實在是不安的很。(衆齊聲應)

衆 應當來叩祝。

沈 今天吾們給大人拜壽。還要給大人叩喜。聽說粵海關監督的上諭。一兩天就要下來。大人指日得着這個優差。榮耀的很。但凡卑府力量作得到的。求大人賞派作一作。

葉 好。等上諭下來。吾一定給老兄想法子。

沈 (進前兩步請安) 謝大人栽培。(禮畢仍退坐)

葉 (起立衆皆起立) 吾還要到後邊招呼招呼。諸位別走。一定得在這兒吃飯。不要客氣。

范 大人的壽酒。吾們是一定吃的。

(葉下樹德讓坐各就座)

張 (周視三人) 大人的福氣真大呀。臉上的氣色很好。滿面紅光。又襯着兩撇黑鬚兒。又威嚴可畏。又和霽可親。明天得了粵海關的差事。發財是小事。發達商業。惠及萬民。這一方人民。還不念彌陀佛嗎。

沈 真是你的話不錯。有大人那樣道德。纔有少大人這樣大才。這纔是忠孝萃於一門啦。

(作謙遜狀) 豈敢豈敢。

張 大人的差事快到手啦。少大人還不樂嗎。

樹 請諸位別說啦。粵海關監督的差事。固然是快到手啦。可是這幾天。每天的用度。沒有幾百塊錢。過不去。還有許多的虧空。遠水解不了近渴。怎麼了呢。

范 少大人不用爲難。這點小事。兄弟還可以幫忙。用多少。賞個信。兄弟竭力的辦法。

樹 好極啦。以後必有奉煩的事。

張 少大人如有零碎的事。跑跑道兒。兄弟情願効勞。只管賞派。

樹 老兄候信吧。(轉向沈視)沈大人是那一年到省的。

沈 兄弟從光緒二十五年。由海防捐報捐了一個知縣。分發湖北。因為幫同別人。破獲了一個革命機關。保舉知府。指省廣東。亦是時運不濟。一幌有二十年。沒有得過差使。不瞞少大人說。這兩位亦不是外人。(向范張一視)公館裏的東西。全在當舖裏存着啦。再不遇着大人。真是不得了。方纔跟大人。略為一談。恐怕大人貴人多忘事。又攔在腦後啦。還得求少大人。格外吹噓。(起立請安樹德還安)

樹 吾可以盡力吹噓。請放心。

(沈復請安樹德還安衆就坐)

張 少大人這兩天沒出門麼。現在花船上很熱鬧。少大人要是有工夫。卑職情願陪着逛逛。

范 你別說這個。恐怕少大人不去。這事在咱們。原不要緊。大人是爵高德重的人。一定是不喜歡這個。若是教大人知道。可不好哇。

張 是是。

樹 家父倒不管吾的事。吾是一天到晚沒有閒空。近來又上了一種嗜好。
沈 少大人有兩口烟癮麼。

張 (聞言急接言) 哦。原來少大人有烟癮哪。巧啦。兄弟新近得了幾包雲土。明天給少大人送
過來。(拱手)

樹 不是。近來吾養活了幾盆蚰蚰。教吾忙的了不得。

張 蚰蚰兒呀。更是小事啦。不瞞少大人說。兄弟有個內姪。對於養活蚰蚰兒。可謂專門。
樹 是誰呀。

張 趙起發呀。人稱趙疙疸。明天可教他擇一百頭。給少大人送來。可是花船的樂。不能不享。還
要請沈大人范堂翁作陪。千萬賞臉。

沈 范 我們叨光作陪。

樹 好啦。吾明天准去。

(樹德視門外起立)

樹 家父來啦。

(衆皆起立葉入)

葉 諸位不必客氣。越隨便吾越喜歡。(手指右門內)裏面人很多。諸位可到裏面談談。打幾圈牌。湊個熱鬧。

(右門內又有牌聲衆唯唯葉向內讓沈范入張復趨近葉作奉承狀)

張 大人今天很累了。總要休息休息。所有來賓。卑職可以替大人招待招待。很好很好。就煩閣下偏勞。

(張謙遜退入樹德亦欲偕入)

葉 樹德。你陪他們幾位。回頭這來。吾有話說是。

樹 (樹德入室葉坐於右側椅上。一僕持烟出又一僕捧茶上葉吸烟飲茶兩僕均下樹德出) 父親有甚麼事。

葉 剛纔他們有甚麼話說。

樹 沈知府現在光景很寒。打算求父親賞點差事。范知縣……(僕自前門入)

僕 帳房吳先生有話要見老爺。請進來。

(僕下引吳入葉抬半身讓坐吳斜半身坐於左壁椅上樹德坐於吳之側)
吳 現在有筆款項得急急想法子歸還。並且劉少舫上京所借的款項亦得還前途一半。統計

總得三四萬。帳上存款不敷開銷。求東翁指示。

葉 今天不容易想法子。等一兩天上諭下來。再籌辦不行嗎。

吳 本來這點事情。可以暫緩幾天。不過前途催得狠緊。不便搪塞。

葉 那麼怎麼辦呢。

樹 吾倒有個法子。可否請吳先生回去等一等。吾跟父親商量商量。

葉 好。吳先生暫且回去聽信。

吳 是。(起立欲行)劉少舫已經從北京回來了。

(葉起立樹德亦隨之起立)

葉 他在甚麼地方啦。

吳 他現在帳房啦。

葉 吾很要見他。請他就來。

吳 是。(自前門下)

(葉就坐樹德侍立)

你有甚麼法子。

樹 方纔說到范知縣沒說完。他倒是個有錢的。他知道咱們用錢。打算幫忙。不知道父親肯用不肯用。如果肯用。可以叫他辦辦。倒是容易。

葉 他有這番意思。倒是很好。你回頭就跟他商議。告訴他數目。如果能辦。就叫帳房取去。至於要甚麼好處。等上諭下來。就給他辦。

樹 是。吾就去。

(樹德下至門回首向葉說)

樹 劉先生來啦。

葉 快請。

(樹德出劉入葉起立)

葉 很辛苦啦。

劉 沒甚麼。今日來的很巧。正趕上東翁的千秋。給東翁叩祝。

(劉向葉行禮葉急掖之起)

新 劇 腳 本

十二

葉 不敢當。不敢當。請坐請坐。

(劉側身坐於左壁椅上葉仍坐原位)

葉 北京的事體怎麼樣。

劉 唉。晚生實在為謀不忠。(葉聞言作驚訝狀)晚生到京後。辦的很順手。不想忽然出來一個姓李的。也要得這個差事。走的是王府的門子。上邊就把這個差事給了他了。晚生白去一回。實在對不住東翁。(葉起立劉亦隨之起)

葉 怎麼把這個差事給姓李的了。他叫甚麼。

劉 他叫李正齋。

葉 還有挽回的法子沒有。

劉 明日上諭就要下來。實在不容易挽回。

葉 難道說咱的錢白花了嗎。

劉 不白花。裏邊允許咱們。李正齋那時離任。那時就放東翁。

葉 這。這是騙人。豈有此理。

劉 這倒不是騙人。不過請東翁得多候日子就是了。

葉 如何能等呢。你路上很辛苦啦。你先到外邊歇息歇息。吾想想。

(劉下葉作沈思狀少頃呼僕)

葉 來。

(僕上)

葉 請王老爺。

僕 那個王老爺。

葉 王守義王老爺。在裏邊打牌啦。

(僕入右門旋即出)

王 (在門內說)少庭。你替吾看這把。吾就來。(王自右門出自語)哈。這把清一色真沒胡出來。

(作凝視葉狀)大哥氣色不好。有甚麼事嗎。

葉 唉。別題啦。粵海關監督這個差事。你說怎麼樣。

王 那是咱的啦。

葉 到了人家手啦。

王 到誰的手啦。

葉 有個李正齋。他走的是王府的門子。裏邊推辭不開。把這個差事給了他啦。明日上諭就要下來。咱算完啦。

王 咱花的錢呢。

葉 據辦事人說。錢不算白花。候李正齋那時離任。那時就放咱。這是騙人。

王 誰經手辦的。

葉 劉少筋經手。

王 不要緊。少筋辦事可靠。他說李正齋離任就放大哥。一定沒有舛錯。請大哥候個二年三年的就是了。

葉 吾那等的了。你想呵。所有親戚朋友。全知道吾要得這個差事。全來給吾賀喜。吾亦覺着有十分的把握。自認不疑。這個差事倒叫別人得了去了。吾有甚麼臉面見親友。再說一切運動的花費。全是東摘西跨。許人家三個月歸還。如果得不着這個差事。吾拿甚麼還賬。咳。要了命了。

王 大哥的好日子。不可說不吉祥的話。遇見事想法子就是了。

葉 吾那有法。兄弟你的主意是多的。你替吾想想。

王 (作凝思狀) 有了。很容易辦。可是大哥你不行。你不是辦這等事的人。
葉 你有甚麼法子快說。吾能作的吾一定作。

(王回頭視僕葉令僕下)

王 很容易的事。你想呵。李正齋那時離任。那時就放你。可是你不能等。叫他立刻離任就是了。
葉 有甚麼法叫他立刻離任呢。

王 容易的很。就照着鄭兆蘭那一案那麼辦就是了。
葉 鄭兆蘭那一案。不行不行。太凶。太利害。

王 吾說你不是辦這個事情的人不是。
葉 再和平一點的法子。還有沒有呢。

王 有呀。多的很啦。
葉 有和平的法子。爲甚麼不出。爲甚麼用這個利害的法子呢。你說說這和平的法子是甚麼呢。

王 和平的法子。就是等着李正齋離任就是了。
葉 能等還說麼呢。

王 嘔。又不能等。又不願意作這等事。世上事那有那麼容易辦的。
葉 這個法子太凶。吾不能作。

王 大哥。吾可全是爲你。你想親友全給你道喜。你居之不疑。你有甚麼臉面見親友。再說。你所欠人家的賬。你拿甚麼還呀。大哥你細想想。

(葉俯首凝思以手按胸)

作不的。作不的。(自語)

王 屢。大哥又摸那兒。(以手指葉胸)你拿下來吧。(用手將葉之手從胸前拉下)作點事就摸這兒。甚麼事全作不了啦。你看那位闊老。有多少作事摸這兒的。一摸這兒。甚麼事全辦不成了。你是作不作吧。吾可全是爲你。

(作頓足狀)作。

王 作呀。真作呀。全交給吾。吾辦。

(落幕)



以詩向梅郎蘭芳索牽牛花種

濤痕

牽牛竟作盆中物。巧奪天工故入時。餘粒問能分惠否。愛花心事有梅知。

以詩向王郎琴儂索牽牛花種

濤痕

昔年儂欲植牽牛。方謂蓬萊種最優。王母仙葩在咫尺。何須舍近更他求。

以詩向姜郎妙香索牽牛花種

濤痕

非盆非甌如盆甌。妙手栽成巧奪天。若使此花香似色。乞將餘粒也飛仙。

題衝冠怒傳奇

幾道

臨榆關外草常青。賣國新猷見哭庭。長恨人心不如古。更無一怒為傾城。謂今人必不以此激勸

文苑

一

文苑

二

博得藩封向夜郎。忽聞編素為先皇。西南名義由來重。復有鈴聲替戾岡。吳藩之報仇正如今人之護法

譜成一本琵琶記。聽唱當年蔡伯喈。說與閉門天子道。新詞不是寫風懷。章君此書大抵為擁兵者發憤

長廊響屐騰脂井。從古君荒是禍因。此後銅駝臥荆棘。可能遠望屬車塵。懷宗所以云朕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也

烏謫生索諸伶小影鏤版傳之分題其上

瘦公

宣統初元有盛名。笙歌朱邸日將迎。而今莫道容華減。此曲猶堪冠玉京。賈璧雲鳳陽花鼓二十歲

舞劍公孫匪盛顏。當年英麗萬人看。爭傳樊叟嵐秋曲。想像春風小契丹。九陣風雄黃陣二十歲

華燈流灩照秦絲。借剛甫句麗絕鴉鬢十五時。比似玲瓏娛白傅。更勞元九越州詩。芙蓉草花田錯十八歲

浙慈會館觀梅郎鴛鴦獄程郎虹霓關集日

人句贈之

亞俠

梅花香處屐痕清。(武內)醉裏乾坤無寵榮。(驥山)君坐須吟吾起舞。(同)寂天寥地夜三更。(芙蓉)

疏慵未肯叩朱門。(驥山)馥郁梅花傍玉垣。仙景邊起祥氣擁。春雲橫處彩旗翻。

音朗喬木早遷鶯。(驥山)初見叫奇再叫驚。玲瓏岳雪聳瓊玉。偶然詩就與心清。

傳盞團欒笑語中。(木田)大聲直震廣寒宮。(芳洲)梅花一遂春之夕。(驥山)恍與神仙呼吸通。(

芳洲)

春月入窗香篆斜。(驥山)鍾聲夢搖感頻加。(武內)千秋知己坡翁在。(驥山)同吃趙州禪後茶。(

芙蓉仙史)

極目臘天寒色長。(木田)梅花薰處句同香。(驥山)棄材未學山林隱。短髮猶甘湖海狂。

遠鐘打破澄諸念。(芙蓉)旭日照城動瑞烟。(四淡)影潔碧天高鶴舞。(驥山)幽人詩思寂於禪。(

芙蓉)

(選)

公園賽菊會一株特奇麗名曰艷秋人爭以

程郎呼之瘦公有詩余亦繼作呈玉峯玉

公非我洞庭霜楓天傭拙園諸公索和

東史

文

苑

四

每歎風標似菊清。此花今竟肖傾城。冷香不辨人耶菊。一樣幽姿畫不成。
不見驚鴻兩月餘。黃花園屋閉門居。幾回靜繞珍叢底。曾許香名喚得無。

(選)

溧史先生以詠艷秋菊詩囑和依韻和之即

贈程郎

王片石

程郎艷得氣之清。韓圃香名冠洛城。天遣秋芳爲造像。風流幻出董雙成。
菊花雖艷覽無餘。莫把六郎一例居。我道豔秋真絕豔。天然丰韻古今無。

(選)



小說

小說以曾經演戲或能作脚本者爲限不能演戲無關社會人心者不錄

小衛玠

山右衛生世家子也。兒時穎悟過人。溫其如玉。十三歲。應童子試。學使者命題面試。賞其文以爲神童。拔冠一軍。且謂其學校官曰。此小衛玠也。異日當清貴。可善視之。由是小衛玠之名。噪於一巖。遐邇皆傾慕之。願妻以女。生益自負。擇配殊不肯草草。願幼失恃怙。而家甚寒。年將弱冠。遂好尙虛。生攻苦彌篤。自以爲青紫唾手可得。但有千鍾粟。何患無顏如玉也。邑鄙翁者。家稱素封。有女珊瑚。年及笄。美而慧。女紅之餘。酷嗜翰墨。翁與人酬應書札類。類皆倩女代筆。翁益愛憐之。嘗誇其戚黨曰。我家有婦眉才子。若開閨閣科。何患不狀元及第耶。坐是遴選東牀。頗難如願。一日珊瑚與嫂五台禮佛。歸途中適與生遇。珊瑚秋波頻睨。情如惓惓。嫂窺其意。悄謂之曰。小姑知此人乎。此即鄉里所稱小衛玠者是也。渠與家兄爲社友。過從甚密。故識之。小姑如有意。當使兄爲執柯。珊瑚紅暈於頰。

笑而不答。既歸。思戀綦切。飲食俱廢。嫂固與珊瑚善。不時省問。珊瑚喟然低聲謂嫂曰。我亦不解何故。他日歸後。魂魄若失。似此懨懨。恐非佳兆也。嫂戲慰之曰。小姑得母爲小衛玠乎。果爾。得諧伉儷。的是嘉偶。當即風示渠。央吾兄來請命於翁。無不諧也。但其人才豐境齋。家徒壁立。與相如等。未審小姑患貧不。珊瑚嘆曰。實告嫂氏。妹籌之已熟。命好貧亦可富。不則富亦可貧。富貴在天。有命存焉。何患貧之與有。惟嫂氏圖之。嫂笑曰。如此易矣。小姑請自保重。不三日必有以報命。珊瑚大喜。厥疾頓瘳。里有某公子者。父官粵東太守。卒於任。宦囊充牣。公子扶羸歸。服闋。年甫十八。適聘妻某氏。病卒。耳珊瑚名。倩媒求婚於翁。翁慕公子門第多財。遽喜諾之。嫂聞之。知難挽回。乃備告珊瑚。且婉勸之曰。非嫂方命。奈翁已許公子。雖智如良平。亦難爲計。聞公子少年才貌。亦不減小衛玠。况門第家道。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婚姻大事。自有天定。人力斷不能與造化角勝。似此天作之合。未嘗非福。小姑亦何必甲彼乙此。沾沾然成心不化哉。珊瑚聞之。無可如何。祇得惟父命是聽。亡何。吉期已屆。公子親迎。演劇宴賓。備極華侈。夜分客散入房。更衣復出自私。突有人掩出其後。以刀洞其胸而殮之。其人疾入房。吹滅燈燭。知珊瑚坐床上。入幃。遽抱求歡。珊瑚以爲公子。駭問君何爲者。如此鹵莽。其人低答曰。我。我。非公子也。乃小。小衛玠也。感。感汝意。特。特來謝。珊瑚驚曰。公子行且至矣。宜速去。母使兩有不便。其人曰。公子。我。我已刃之矣。可。請放心。珊瑚駭曰。汝真言耶。曰。那。那敢相誑。珊瑚

頓足失聲大哭曰。汝累我矣。奈何。其人知不可犯。又恐人至。急摸取珊瑚髻上簪。出房。拔關竄去。比婢媼等聞珊瑚哭聲。各秉燭來問訊。見珊瑚被髮汗喘。慘無人色。爭前問故。珊瑚具告所以。衆大驚。急出覓公子。果見洞胸。僵仆地下。血流徧地。須臾。合宅男婦畢集。公子兩弟。未及成童。撫屍大哭。平明具狀訴於邑宰。詞內並牽連珊瑚。保無知情。邑宰即率伍伯來驗時。當春暮見公子身着短夾。俯伏地上。果係出其不意。被刺身死。乃拘生與珊瑚。分別研訊。珊瑚哭稱。素與生漫不相識。實不知情。及至訊生。生來未登公堂。驟見有司厲聲叱詰。倉猝莫知所對。情殊惶恐。邑宰信以爲真。遽請遞革。於巾。備加榜虐。生不堪酷刑。遂致承伏。爰書既訂。直延頸以待秋決。珊瑚雖不知情。以事出有因。亦不能遽釋出獄。會按察某公。由牧令起家。陳臬晉省。慮囚及生。頗疑其冤。思爲平反。而苦不得法。夜夢一人持銅鏡一枚。擲地。碎其半而存其半。歌曰。銅鏡如月。半明即滅。先缺後圓。先圓不缺。寤後尋釋夢兆。味後二語。忽有所觸。乃授計獄吏。淨除一室。備設床幃衾枕。縱生與珊瑚聚處其中。以察其情形來告。獄吏如命。並具肴酒。延二人至而告之曰。公子一案。業已定讞。憐汝二人。實一雙嘉耦。生離死別。近在指日。特具不腆。聊以稍叙決絕。勿卻爲幸。二人俱再三固辭。獄吏笑曰。我不過一片哀矜之心。並無他意。請勿疑慮。決不使長官知之。言訖。鑰扉徑去。初五臺途中之遇。珊瑚因嫂知生。而生固不曾留意於珊瑚也。自公子獄起。生以爲珊瑚素無仇隙。意外橫遭誣陷。殊深抱恨。至珊瑚雖

小 說

四

有意於生。自遭公子之變。頗恨生凶暴。前念頓灰。茲被鎗於一室。彼此相視。未免心動。珊瑚見生溫文爾雅。似非殺人之人。即或如此。亦因愛我起見。我幸免禍。而彼指日即正典刑。究竟與我毫無所染。徒喪厥生。情殊可憫。一種憐生之心。不覺時形於色。生雖嘗耳珊瑚豔聲。未曾見面。即獄起。偶與對質。更不敢公然平視。今近在咫尺。細意領略。果信名不虛傳。因憶獄吏之言。死期伊邇。與其徒坐虛名。不如暫徒實樂。縱正典刑。死亦無憾。乃強顏向前揖珊瑚而歎曰。小生與娘子。平日並無仇隙。一旦橫遭誣陷。果何故耶。珊瑚腆顏久之。嘆曰。君所作事。君自知之。妾縱不無憐君之心。然殺人者抵。有文法在。於妾何尤也。生嘆曰。卿今日尚以殺人者真小生耶。以卿視小生。力乏縛鷄。豈能殺人者耶。卿既苦口相坐。百喙難解。但枉彼虛名。心實不甘。卿如慈悲。俾得一親肌膚。死亦瞑目矣。言訖。便拉珊瑚求歡。珊瑚聞生所言。心甚悽然。雅不欲拒。解衣並寢。曲盡綢繆。事已。珊瑚問曰。始君口吃。而狐臭之氣刺鼻。今何不爾也。生笑曰。小生向無此疾。卿何所見而云然也。珊瑚因述曩日公子被害後。其人滅燭入幃。所聞實係如此。然則果非君耶。生嘆曰。事已至此。想是夙冤。今蒙卿見憐。何復尤怨。珊瑚尤將五臺歸後。如何抱恙。如何與嫂同謀。歷歷爲生具述一過。生不勝感激。嘆曰。小生謬承錯愛。若非娘子述及。至死不知。然此中消息。得毋漏洩。俾奸人乘機假冒。致嫁禍於小生乎。珊瑚嘆曰。閨房秘語。人何由知。信如君言。果係含冤。然爰書既訂。料難平反。君如屈死。妾誓相從九原。必

不獨生也。二人喁喁細語。獄吏潛聽甚晰。一一轉達於公。公笑曰。得之矣。亟密召鄺翁至。問曰。汝家
侮甬來往人等。有口吃而狐臭者乎。翁沈思久之。對曰。平日來往人等。惟衣工金二朋者如此。公曰。
是矣。亟飛簽拘金至。公見其氣象猛鷲。料非良善。據案叱曰。汝殺某公子。嫁名衛生。何也。金固口吃。
聞公言頓驚失色。口中喃喃。猶欲強辯。公叱左右搜其身。果得質券一紙。贖取驗之。即珊瑚當日髻
上簪也。公笑拈以示金曰。贓物已得。汝猶欲辯耶。叱令痛笞之。果吐其實。先是金幼從師學爲衣工。
在翁家製衣。比長所業甚精。翁家男婦衣。大半皆金手製。及珊瑚長成。所需衣裙。非金製不着。金嘗
聞珊瑚美。恨未一見。珊瑚偶往省金氏。金竊窺之。不禁狂喜。以珊瑚衣非己製不着。謬幸於己有緣。
時萌妄想。有某媪者。向在翁家服役。固與金有私。前珊瑚於嫂所謀衛生一事。不料媪屬垣有耳。聞
之戲述於金。金久欲圖珊瑚。正苦無當。聞媪言陡生惡計。乘公子親迎。潛入其宅。拼孤注一擲。計殺
公子。假冒生名。當可遂願。即不然。嫁禍於生。己亦可脫然無累。至是盡吐其實。以金坐抵。而生冤以
白。公念生無罪。幾陷大辟。訶責邑宰。及承訊各官。使爲媒。以珊瑚妻生。並罰醮贖助奩。資生膏火。以
贖其讐。聞者無不嘖嘖稱頌。公始悟夢兆。銅鏡擲碎。其半者僅存。二金字也。歌詞銅鏡如月。半明即
滅者。月合半明爲朋字。統核之。金二朋。即滅也。後二語。謂生與珊瑚。當爲夫妻。先有缺陷而後團圓。
然必先暫使團圓。而後乃無缺陷。故曰先缺後圓。先圓不缺也。公初授計獄吏。固是揣度結句而有

小 說

六

所觸。不謂果以此而獲真犯也。生出獄後。喜妻珊瑚。又得所助釀資。益發奮下帷。尋聯捷入詞館。秩躋清要。士林傳爲美談。足徵學使品藻不謬。

此小說載於蘭茗館。又見折獄奇聞。梅蘭芳演牢獄鴛鴦。即此事也。閱戲單而未觀梅劇者。多以爲喬太守誤點鴛鴦譜。誤矣。他日蘭芳演此戲時。盍往觀之。春柳註

(197)

柳

春

演戲月表

日	月	星期	人名
十九日	十月	○	梅蘭芳
十八日	十月		楊小樓
○十七日	十月		譚小培
十六日	十月		王瑤卿
十五日	十月		王鳳卿
十四日	十月		尙小雲
十三日	十月		高慶奎
十二日	十月		
十一日	十月		
○十一日	十月		
頭本	春秋配		
頭本	黛玉葬花		
頭本	虹霓關		
八大錘	盜魂鈴	瓊花宴	戰蒲關
魚腸劍		戰長沙	群英會
	一口劍	葵花峪	戰蒲關
春秋配	長生殿	玉上無塵	胭脂虎
			打魚殺家
			黃金台
			舉鼎觀畫
			武家坡
			天雷報
			洪洋洞
			彩樓配
			探密
			武家坡
			孝義節
			打魚殺家
			虹霓關
			白門樓

北京名伶演戲月表

自十一月十日
至十二月九日

松岩調查

演 戲 月 表

二十日	本二 春秋配	挑滑車	教子	悅來店	本二 春秋配	三娘教子	黃金台
二十一日			瓊林宴			起解	
二十二日			奇冤報			彩樓	
二十三日			捉放曹			二度梅	
○二十四日			打魚殺家			打魚殺家	
二十五日		游園驚夢	當錮賣馬		捉放	虹霓關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							
三十日			瓊林宴			貴妃醉酒	
○三十一日			趕三關			趕三關	

演戲月表

總計	九日	八日	○七日	六日	五日	四日	三日	二日	十二月一日
演戲十日 演戲十日 復演無	金山寺	汾河灣		貴妃醉酒				二本虹霓關	
演戲三日 演戲三日 復演無				落馬湖	麒麟閣				
演戲二十日 演戲二十日 復演八	天雷報	戰蒲關	戰蒲關	八大錘	當銅賣馬	打魚殺家	黃鶴樓	盜魂鈴	黃金台
演戲三日 演戲三日 復演無				荀灌娘				穆天王	
演戲十日 演戲十日 復演無	文昭關	汾河灣		戰長沙				硃砂痣	
演戲二十日 演戲二十日 復演六	孝義節	獻長安	彩樓	祭塔	樊江關	打魚殺家	宇宙鋒	穆柯寨	斬寶娥
演戲十二日 演戲十二日 復演一	刺巴杰	白門樓	戰蒲關	荀灌娘	瓊林宴			馬穆柯寨 曹寨	

演 戲 月 表

日期	劇目	人名
二十日	通天犀 花果山 西樓會 目蓮救母 打金枝 百蟠桃山會	白牡丹 侯益隆 郝振基 韓世昌 龔雲甫 劉鴻昇 九陣風
十九日	馬上緣 蓮花湖 黑驢告狀 拷紅 行路訓子	昭君出塞 母女會
十八日	寧武關 火焰山 尼姑思凡	
○十七日	紅鸞禧 送京娘 黨人碑 學舌刺虎 徐母罵曹	
十六日	棋盤會 倒旗斬子 蝴蝶夢 徐母訓子	
十五日	胭脂虎 洗馬 打車 春香鬧學	
十四日	反延安 嫁妹 桃花山 魚家樂 三進士	
十三日	別姬 安天會 琴挑問病 孝義節	
十二日	黑驢告狀 黑驢告狀 佳期拷紅 釣金龜	
十一日		娘 子 軍
○十一日		馬 上 緣

演戲月表

十二月一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	二十七日	二十六日	二十五日	○二十四日	二十三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一日
							翠屏山				
精忠譜	火石山判	嫁妹	光武興	通天犀	琴挑三氣	洞庭湖	闖帳		精忠譜	激良	嫁妹
火雲洞	安關天昆	偷桃	出潼關	火焰山	棋盤會	二本鐵冠圖	鐵冠圖	火雲洞	點將招軍	五台山	偷桃
佳期拷紅	出金山寺	學舌癡夢	思凡	昭君出塞	琴挑三氣	鐵冠圖	魚家樂	金山寺	斷橋	春香鬧學	琴挑問病
斬寶娥	釣金龜	斷后龍袍							釣金龜		三進士
演火棍	娘子軍	青石山					虹霓關		蟠桃會	青氫山陣	刺草園杰

演 戲 月 表

總 計	九 日	八 日	○ 七 日	六 日	五 日	四 日	三 日	二 日
復演演 演戲戲 演九九 無齣日	浣花溪	反延安		得意緣				虹霓關
復二七演 演十十日 演八九演 齣齣戲	九連燈	闖帳	嫁妹	嫁妹	巧連環	送京娘	激良	惠明下書
復三八演 演十十日 演十一演 齣齣戲	九連燈	山門三黨	安天會	花果山	火焰山	麒麟閣	黑驢告狀	黨人碑
二十日演 十齣復戲 十齣演四	魚家樂	琴挑問病	刺虎	思凡	百草亭	絮閣	蝴蝶夢	春香鬧學
復九日演 演七齣戲 齣十九	孝義節			行路訓子	目蓮救母	長壽星	滑油山	徐母訓子
復演演 演戲戲 演三三 無齣日				奇冤報	金水橋			
復三演 演十十日 演七齣戲	雄黃陣	泗洲城	戰宛城	八大錘	樊江關	水晶宮	英傑烈	盜魂鈴



戲劇詞典

露 厂

第一類 服飾

(乙) 武家坡

(附注) 凡扮男人均須用網子包頭外結水紗若扮女人分戲裝旗裝古裝時裝西裝數種按舊戲扮像謂戲裝凡女人梳頭搽胭脂粘片子線尾子網子水紗大頭(即假頭髮)之類以後勿須重叙女人僅表梳某頭帶何花男人僅說帶何巾何帽以此省筆

(一) 薛平貴

頭帶達帽

應無龍者為宜

黑三髻口

厚底靴

紅褲

箭衣

或花或素不宜

用龍色藍紫紅綠均可

襯白布護領

繫鑿帶為黃色正

跨寶劍

青馬褂

團龍團花均可

項下帶花三尖

三 王寶川

梳觀音斗之頭

此頭非正且不能用不宜多帶花
三支於左右中花且丑且梳平頭
隨意帶花

彩鞋

白素裙

且青色亦可

內襯水衣

即白布衣帶長綢袖子

外穿青素衫

此以青素洋縐料萬不宜用
花邊若用花邊乃成花衫矣

腰繫素白綢帶



串戲笑聞

一日某處作壽堂會。有某部司員往賀。酒酣耳熱。歌興大發。匆匆至後台。向人云。擬串一戲。後台執事者。問其欲串何戲。渠以梅吾縣對。執事者以其不曰法門寺。而曰梅吾縣。謂必老票友。頗敬禮之。詢其帶行頭未。渠曰未帶。執事者遂爲之代借各物。水紗網子。髻口中紗官衣靴子。無不具備。且使何吉飾劉瑾。出台以後。跪伏案前。劉瑾問下跪可是梅吾縣的縣太爺嗎。渠應回答臣不敢趙廉。而渠並不作聲。劉瑾連問數句。始終嘿然。飾賈貴者推之曰。該你啦。渠始恍然曰。該我啦。遂起立行至台口。拂去膝上之土。向外高唱。梅吾縣在馬上。心神不定。一時座客闐堂大笑。其夫人方在正面樓上。見之亦笑不可仰。蓋彼僅會唱梅吾縣一段慢板。初不知以前尙有許多唱白。故向後台執事者。

不曰法門寺。而曰梅吾縣。比至台上賈貴告以該你啦。遂以爲該唱梅吾縣矣。及其乾唱數聲。人皆大笑。彼尙不解所謂。何吉無法。從棹後跳出。將渠拖下。另換他戲。而座客猶捶腰擦淚。吃吃未已也。

(露厂)

長庚怕葉子烟

長庚素怕葉子烟。爲其所噏。即不能歌。每於其登台以前。輒由後台送出一紙條粘於台欄杆上。書請勿吸葉子烟等字。池子中一般吸葉子烟者。立將烟斗內灰燼棄去。置烟袋於荷包內。而凝神靜聽焉。

(露厂)

長庚之關公戲

昔長庚唱關公戲。如戰長沙華容道等劇。狀貌魁梧。音容肅穆。人謂其酷似廟中所塑之像。一日不知演何戲。從上場門背行而出。行至台口。忽一轉身。池中座客咸肅容起立。蓋忘其爲戲云。(露厂)

關公未帶刀

某處一日演古城會。飾關公者。上場忘記携刀。徒手而出。蔡陽既上。互相交戰。飾關公者。情急智生。唱曰。今日上陣沒帶刀。一巴掌把你頭打掉。唱完以掌擊蔡陽。蔡陽遂下。

(露厂)

演關公戲之舊規

舊例演關公戲。未出台前。須在後台。先於關公像前。行三跪九叩首禮。然後將神馬所繪關公之像置於懷內。扮戲後。即不再與人談話。出台須閉目。惟演至何處。須睜眼時。始得一睜。旋復閉合。所以須閉目者。當係慮其注目旁處。致有疎失。內行則謂飾關公時。不敢睜目。恐有奇異之象。現於眼簾也。

(露厂)

假黃三

假黃三者。麻穆子之綽號也。以其面龐體格。略似黃三。且彼亦頗模枋黃三。故人以是名之。一日彼與黃三。先後至天瑞居食飯。彼此未見。彼先要一炸丸子。黃三亦要一炸丸子。有頃。伙計持丸子。從黃三棹前過。黃三謂係己所要者。呼其放下。伙計不識其為黃三也。謂之曰。這是假黃三要的。您的就來。黃三笑曰。假黃三要的。就先讓我真黃三吃吧。一時傳為笑談。

(露厂)

趕三趣話

趕三素以談諧著名。雖在內廷，亦不避忌。一日某邸演戲，召之。唱大嫖院。呼各妓出以見客。向例云排四排五排小。是日趕三云。這是小五小六。某邸大怒。以其爲戲弄已也。拖趕三而責之。趕三自此以後。仍不改談諧。卒以三眼花翎一語。抑鬱以終。

(王)

小朶趣話

楊小朶一日與某邸演戲。戲爲翠屏山。某邸扮石秀。小朶扮巧雲。巧雲逐石秀。石秀不去。小朶云。你就是王爺也得給我出去。

(麻)

母鬚子

譚叫天未得意時。因其鬚子微窄。頗似老旦。譏之者曰。叫天不是鬚子生。可以算是個母鬚子。萬想不到後來之名噪一時。故母鬚子之稱。其後已無人知之也。

(蝶)

中華民國八年一月一日出版

每册大洋叁角
(全年叁元)

編輯及 天津河北公園後

發行所 春柳雜誌事務所

收信處 天津河北建德里李宅

又 北京琉璃廠戲劇新報社

寄售處 北京天津上海

各大書坊

凡有轉
載本雜
誌者務
請書明

鑄新照相館

精照大小各相山水人物書畫等

又有 中華各省風景

現在 京津名優肖相

臨時 歷史紀念攝影

及名花小照出售

設在北京前門外琉璃廠海王村公園

電話南局一、三三七

恭賀新禧

春柳雜誌

同人謹祝